竹初詩鈔

竹初文鈔卷之四

武進錢維喬樹參著　姪伯垌中錫編
孫潤斯
　溱斯校字

跋　書事

清門雙栢圖跋

歲己亥予識汪君龍莊于烏程官廨即以手葺雙節堂贈言索予一言置之行篋五年未有以應非嬾於筆墨竊見名公鉅卿琬琰裒積鄙人言之不文奚足重今春武林歸舟風雪塞塗發而竟讀不禁愴然以悲淚涔涔而下也夫文章必本於至性斯可傳兩賢母之奉姑嚮子守堅貞持家難皆至性所結而成也龍莊之砥學立

名請旌乞言以頌揚其親亦至性所結而成也曩者猶
淺之乎視龍莊矣予三十四歲以前贍依怙恃視龍莊
之境大順然奔走飢驅失子職良多迄今思之有二痛
三愧愳焉先大夫之捐館也予方應春官試妄希微名
棄白髮而遠遊不及視含斂一痛也及捧檄越中迎老
母至寓予適從事棘闈出拜顏色甫十三日而病病五
日而長逝曾不得從容而反哺焉二痛也先大夫服官
善政無俟小子表章然手著書盈箱未能壽諸梨棗恐
後人無知遂致散失愧愳一也幼奉庭訓甚嚴所以期
少子者亦甚厚今遂逐塵吏事多疚心無可貽父母令
名愧愳二也吾父母節儉終身未嘗一日晏樂今幸竊

薄祿口飫肥甘而欲餐不逮歲時膢臘復不獲躬奠墓田設不幸客死恐魂魄惘惘愧恧三也龍莊兩母得龍莊而節孝彰我父母生我毫末無補其何以為人龍莊于兩母既褒崇之于

朝又求當代文人闡揚備至且積數十年無少倦我于父母生不能盡養歿尚荒墜遺緒無片善足以歸之其何以為子嗟乎嗟乎人之所自致于其親者不必在難能之事也終身永慕惟茲寸心宣懿貞珉榮逾五鼎龍莊所為不加人一等歟予猶知繪事爰為寫清門雙柏圖以美之而自述所賴沚者如此

跋幽沚垂綸圖

繳尋文之緜投諸淵不以魚未得而罷其釣殫歲月之勤志於道不以名未成而輟其學故漁者可靜而不可躁君子所取象也張明經屏山延好手寫眞而屬予補圖爲作溪山一角竹樹蓊翳名之曰幽沚垂綸考爾雅水中可居者爲洲小洲爲渚小渚爲沚沚而幽雖小之小而可居也綸者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夫人固有鶩遠大而急于獵名者吾知其必無所得而得亦不能一朝安焉若居其所可居而循循乎日用倫物以求之學何患不成而名何患不立乎若夫披裘高隱之致直鉤忘機之說此世外閒澹者所慕屏山方盛年其才當有所用吾豈敢儗于不倫

竹初庵圖跋

竹初庵者主人意中之居將以爲異日息壤也主人號竹初已自有說以竹寫庵而奚問之以桃夫竹之初生聞雷而萌考月令三月桃始華雷乃發聲然則竹之初也桃之華也同一候也嘉樹成蹊淸蔭在把人生得此終老甚娛若夫武陵漁父高隱者託爲神仙渺茫之說動人遐思果可尋耶圖中雲出鳥飛似有取于歸去來辭大意是則主人之微尚在是豪端不能掩耳寫眞者澄江繆君炳泰補景主人自爲之

范萩亭手輯明人尺牘跋

自余來明州雖逐逐俗吏中未嘗不留心邑之讀書君

子比年得一人焉曰范子蕘亭何以徵之蕘亭嘗輯名人尺牘自前明至國朝凡四百餘家手付裝池撰序錄一編誌其爵里品概並及軼事間出示余見所錄悉忠義名賢以迄才人逸士皆于大節無玷者夫士人能自命風雅蒐羅散佚已爲厘事然苟眛于是非或私心妄有所愛憎無當于緇衣巷伯之義名教奚取焉昔有宋蘇黃米蔡四書家本爲蔡京後易以蔡忠惠明季馬瑤草書畫跌宕可觀收藏者至剸其姓以爲妓作筆札之重豈不重以人哉蕘亭嗜古成癖又于蟫叢鼠穴之餘如揀碎金如守完璧一一以知人論世之識陰爲寄託觀所去取其爲人

在是矣若夫古今法書自秘閣外所收二王及六朝三唐諸名蹟大率簡翰居多是集深符斯旨良足不朽余嘗于曉窗清朗焚香莊坐一披閱之恍然與前賢晤對聞其謦欬雖其中人不必盡工于書而流風遺韻皆有令人低徊緬想神往不置者莪亭非公事不至室覽此其亦如見莪亭也耶

跋范莪亭所藏明人書冊

莪亭有手輯明人尺牘余既爲跋之矣茲又以明人雜體書十冊見示益歎莪亭嗜好之篤鑒賞之眞而用心之公且恕也語云不以人廢言夫書亦言之緒餘耳即如大小篆祖述斯高而其人尚可師乎蓋書有以人存

者忠臣烈士不必精通筆陣雋字可比碎金亦有不以人亡者狎客顯官苟其擅勝藝林遺韻並登青簡正使翰墨不删而品槪自在勸懲之義彌彰坡公所謂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是冊所收五十餘家間有數子未爲完人要非大憝文藻頗未可沒暑窻爲之展翫第覺墨光紙色令人曠怡蕘亭胸次之涇渭覽者可得之于象外矣

跋范蕘亭延綠軒新牘

朋友之交列達道五往來訓答尺素通焉內則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註曰簡書篇諒信實是則刀札之用取諸中孚尚已自衣道寖衰而簡翰亦貴厥弊有三古人

愼擇交陳仲弓之淳行猶未納于子將柳文暢之淸才且見拒于彥實今則杯酒金蘭片言膠漆其投𡠧易其睽彌速意氣旣類萍合㡬啓亦爲風飄弊之一古人作書摯而不浮或遠須韋弦或互𠷈藥石大而出處相規義堪永矢次亦名物考辯論獲賞心美斯愛愛斯傳良有以也今則鄉筒泛布悉衆𪾼塵腐之文牮牘厚顏半錢刀請託之語拉雜摧燒之不及尚何珍之餽餉告于文人弊之二古人致辭所厚皆手爲之白太傅之報章封題不覺達曙米南宮之修札再拜必親致虔卽無義獻之工足寓陳雷之款嵓諸懷袖洵可三秋今則案頭名紙强半丹朱而且具草假手于雜賓折柬委勞于臧

獲悃愫本淺緘縢奚爲弊之三咄哉莪亭乃于浮雲槿花之中獨抱青松白水之雅數十年良朋筆札編之如櫛敦氣誼也惜翰墨也一舉而二善備矣夫縞紵寫盟瓊瑤永好心聲千里神與翰飛顧或委付洪喬不盡得達達矣又或果鼠腹覆醬瓿朝發函而夕不知所存故人其謂之何以莪亭之拳拳如是疇不願通一紙書自附蘭臭哉雖然莪亭于前人遺蹟掇拾猶不苟則雖漆板日投糞弗漫滅而欲其盡如陳遵尺牘藏以爲榮正未可必也爰三歎而爲之識于簡端

茶山詩鈔跋

余自髫齡與兄別蓋十年歲乙亥兄以乞假歸見其儀

中詩稿數冊未能竟讀也又五年兒典江右試事畢還家一旬因稍稍讀篋外所作及南來遊覽諸篇心竊慕之每聯牀論詩輒過夜半益至是始怦怦然動也嗟乎詩至今日作者夥矣百餘年來一二名公鉅卿類以妃青媲白號爲風雅後起之士翕然宗之迄于今未衰即余何敢菲薄前人顧嘗取而誦焉于吾性情若未嘗有所感觸洵乎嗜好不同非可強耳吾兒嘗曰吾非李杜詩不卒讀即讀亦不甚愛夫詩之于人殆有天性焉學焉而各獲所近誠未可一格論雖然昔人云取法于上僅得乎中登泰山者俯見千里而身陟部婁目不越數武則所係于學者之取舍又豈淺鮮哉今年春彙其前

後詩若干卷示余余初學謭陋非知言者抑嘗有志于此而未逮聊識以自勗云

孫後齋雜著跋

張文定有言文章之變與世通今人伏處則士習不克端居官則吏治無可表搢紳而爲文尚何言之有物可爲典則哉雖然讀書好古者亦未嘗無也孫子後齋予初見其八比文知其矯然拔俗繼以所著百一賸草寄彖雜鈔見示乃悔知之不深後齋湛深經術蓋不僅以辭章見也夫文以載道知非艱而行惟艱然權位不屬無可藉手而以其留心世用之才或考訂方輿或稽求民物凡流露于含毫吮墨者皆切中事理有所發抒後

人覽之足資采擇未始非立言之旨也方後齋壯時槖筆當代名卿間意氣雄甚今泠官苜蓿垂二十年徒于荒齋一樹一石摩挲而吟嘯之亦可悲矣昔李習之答皇甫持正書云身處卑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故假空言是非以傳無窮觀後齋所爲文其亦可想見後齋之爲後齋歟

孫後齋時文跋

聖賢之文所以載道學人之文所以抒才古與今無二致取經傳之辭敷衍闡述而爲科舉之業此今日之所謂時文也然文何有今古假令塗羹土飯陳腐握齱是直不足以爲文否則能養其氣不詭於理戛戛然有意

義存焉時文卽古文也卽非古聖賢之文亦今日才人之文也孫子後齋吳興宿學曩在都門與余共逆旅者旬月今來四明展晤知其安身冷官者垂二十年其不以榮利得失動於中可知矣其爲人忼爽峭直然虛懷愛士從善如歸其無世俗囁嚅淟涊心口違逆之態可知矣間出其所作時文示余乃適如其人爲之快然夫時文藉以弋取科第措之於事毫無實用已幾幾乎可廢若故紙若復相率而趨于揣摩庸劣之派又或文不足起之而妄託先輩以逃其樸鈍枯朽性靈不存意趣都盡文云爻云篇幅云乎哉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時文之所以時而不失爲文貴立其本故于後齋之作亟

識數語以告世之爲時文者

孫潔齋詩跋

昔人論詩云窮愁易工非謂詩之貴於窮愁也葢詩本性情而往往以文掩之競繁縟者錯采鏤金尚纖巧者妃青媲白才人暇豫致飾於詞而性情不屬讀者亦遂掩卷茫然而絕無所動於中豈詩教之本旨哉潔齋非詩人也其處境困約多所不遂偶寄之詩無非至行所感抒其幽憂怨慕之思故語甚樸而情則眞不必以格律繩而未嘗不協于古作者固無意求工即不工亦未足爲病也鄙人衰病掩關讀之幾無以終卷而又惻惻不能自已因曲爲潔齋進一解曰傳有之空乏拂亂皆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潔齋之窮於境正所以引之近道而非僅以資其詩之有成夫枯木寒巖生意未嘗不具必當有和平中正之音發於自然者乃爲吾心之本體潔齋其領之否耶

跋臧在東秀才束脩說

束字之訓以束縛爲義脩與修通用從服脩有取其斷斷自修之意故假借以通於修飾之修而脯之本義不可奪也贄有定物而尋常餽問無於禮之禮正未可拘故束脩之問束脩之肉束脩之餽及壺酒束脩樽酒束脩見于禮記穀梁孔叢子前後漢書不一而足皆言禮之薄者又考周書武帝紀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

不勞釋奠以束脩與釋奠對舉明以物言唐書禮樂志
釋奠之禮皇子束脩乃束帛一篚脩一案分爲二物後
漢書第五倫傳註已有此解此束脩之禮見於學校者
也北史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博學後進
受業不遠千里然嗇于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
時人以此少之此束脩之禮見於儒林者也皆承襲曾
論指從師之禮未有異解也鄭氏以爲束帶修飾乃古
人轉輾借訓之義兩漢以後亦多用作檢束自好之稱
而脩脯本義迄今未廢至屬之年十五以上者不過約
言入學之年可以執贄從師耳非可据爲實義也即如
引註泰誓孔傳之束脩一介臣便屬無當繆公悔過之

餘歎詢黃髮其曰斷斷休休乃指老成碩德之臣於十五以上髫齡奚涉耶由此論之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猶云吾自幼學以來王莽傳云自初束修伏湛傳云自行束修猶云自初就學非有深義本無庸註釋也聖人之言字字著實無可增減行者行此禮也解作束帶修飾則行爲贅辭若云束帶修飾亦是儀文所以須行則修飾不可爲禮之名目而虛加一行字恐無此句法凡曰以上就其卑者以起例也人能束修其躬雖大賢不外乎此何至甚易其辭而擬爲至卑之品乎古人序年多從實數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曲禮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無不繫以歲數者其曰能御能典謁等

語不過酬答之文如必按年齒訓作修飾聖人以垂教立言義主樸實鄙夫有問不嫌直書何必涉此文法煩人索解乎況誨人必限之十五以上更有可疑者穀梁註成童八歲以上孔子於互鄉童子則與言矣闕黨童子則將命矣是十五以下且未嘗無誨也何況久踰就傅之年正當親師之日豈轉有所吝於啓迪而必待自明哉

又古齋詩餘跋

葯岡湯先生先君子表妹壻也以名太史蚤賦歸田與先君子爲石交喬童丱時卽侍几杖奉笑言辱先生愛之如子自廿餘年來老成代謝里門耆碩無一存者虎

賁中郎難可髣髴矣先生著作宏富有又占齋詩餘一卷偶從其哲嗣賓鷺受而讀之清新俊邁與鄉前輩鄒董諸公頡頏或疑卷中不乏綺語喬爲之解曰夫詞濫觴于唐季而盛于宋詩格不廢玉臺西崑而詞更以芊緜宛轉爲則徽特歐蘇擅場最多豔體卽涑水汝南以大儒爲名相然讀其錦堂春御街行諸闋青衫濕淚賦舊感于琵琶款枕孤眠寫新愁于眉黛緣情綺靡所弗禁焉況乎靈均香草廣平梅花同莊叟之寓言奚涪翁之口過然則此詞固不足以槪先生而亦何莫非先生之才之緒餘也因識數語于帙尾

張明經芑堂摹刻石鼓文跋

石鼓文顯於唐然少陵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昌黎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則杜韓之論已互異予於金石之學如面牆諸家聚訟不敢贊一語唯是粗繹其辭無論升庵所錄全文固未可信即潘氏音訓所存三百三十九字亭林以爲有鋪張而乏意味良是雖然嘗謂士生輓近與其蔑古毋寧泥古尚書古文冬官考工前儒指摘多矣今並列聖經海內誦習何況殘碑斷刻所存幾何奚必更從而瑕疵之歐公集古錄雖設三疑辨論而終以韓之好古不妄姑取以爲信矧學識不逮歐公者哉張子芑堂篤志金石纍游太學手搨石鼓文以歸其家僮能爲摹刻于齋中琴書鼎彝儼然與

三代法物相晤對其風雅有足傳矣刻手蒼勁可稱善本家辛楣詹事云石鼓文今僅存二百五十四字此帙字乃較多芑堂當自有考證

孔山橋印譜䟦

人生髫而習之白首不得其義譌舛相襲者莫六書若也周史官有敎學童書漢律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課最其時肄自幼儀著之功令故字學大明今塾師授受句讀之外不能口講而士大夫已成名則諱其陋莫肯校核于是形聲之沒于學者多矣古今人不相及雖小道如是可慨也孔君山橋今之師春也其人謹而愿質直而淳易于金石盡有神觧

故往往析音義辨例類下及偏旁點畫之細一一貫串而盡芟附會穿鑿之說山橋庶幾今之能識字者矣以其餘事爲繆篆寖寖入古也顧人以古求者則古應之以今求者則今應之夫鼎彝卣瓚不幽黝其色不肅穆其形與盆瓶等吾願志斯道者從流以溯源力以復古爲事無復有人之見者存也雖然孰使山橋猶有人之見者存耶

毛湘濱印譜跋

繆篆之作用便名印失六書體以古適今之法也然後人師其遺意嚴而有度巧而合淳可以穆然神遠則又以今適古之道自非毛生胸羅大雅挽具化工不能動

與古會若此然其金石追摹可傳不朽雕蟲之技乃餘事耳觀者弗以此多之

題顧伴鰲金粟影庵詞草

詞者詩之流別曲之濫觴也自唐有春光好望江南憶秦娥菩薩蠻諸體流傳樂府可詠可歌繼此花間草堂新聲遞出大旨託以乘懷播爲曼節言情綺靡所弗禁爲伴鰲主人抱靑霄之姿擅白雪之唱溫其如玉猶踽守夫子衿貢然來思乃邂逅于甬閒出所作長短句相示叢蘭絕谷不足喻其幽也百鍊雕檻不足方其豔也姣翁曉呀素月宵流不足擬其淸婉而瀏蕩也或謂是弄鉅製何壯夫爲之不知纖慧攬茝盈均寄意甃脩

魚潛鳥飛漆園寓言麗色銷魂則文通之歎別解譜有宋玉之窺垣可見閒情一賦陶彭澤無損高人豈必猗語三生黃涪翁恐滋口過哉僕幼嗜倚聲粗諳宮羽未能按圖識初拍之奏聊曾自度注兩指之音竊謂才人抑塞磊落之氣不妨假詞官以抒奇我輩珠璣錦繡之腸正當託倚聲而散采方塡新譜忽覩好辭陽關三疊勵予將有孤征水調六么感君何多悽響恐本性情雖小道可以致遠倘被絃管不知曲那得言佳爲爾輒與奈何聞者其毋齒冷

紀雲巖相公軼事

文成公阿桂字廣庭號雲巖滿洲正白旗人由舉人累

官至大學士其勛績當具
國史以喬所知軼事數則及言論丰采有不媿古名臣
者特詮述之以備後人尚論乾隆十三年大金川叛
純皇帝以總督張廣泗用兵無功命大學士訥親視師
特公以軍機章京從會廣泗與親不相能而公早負偉
畧語頗輕廣泗其屬吏莊學和聞之譖以告廣泗恚怒
欲中公法學和願爲左証乃以漏泄軍情劾公械逮赴
京勘治公父文勤公方爲相聞公至大驚遣老僕覘公
則公方熟寐鼾聲如雷還白文勤稍安曰兒器度
若此當不至死然而公就廷尉竟論斬獄日文勤召對
顏頓悴

純皇帝知其以予被罪也憫之卒赦公越二十年公乃爲定西將軍平兩金川功第一膺封爵勛名出諸將上公凱旋時學和先爲蜀守謫戍其子不知前之有隙于公也以故人子投謁告困公款接之以三百金資之歸其厚德如此公之進兵攻格魯兀也日晡甫札營忽有流矢直墮公前左右失色請公稍却公徐起命從人更移座前數尺安坐部署如故衆志乃定又嘗以數十騎登山覘賊賊卒衆驟至山之南從騎惶遽欲走公亟止之於蓋下勒馬作指麾狀賊遙望疑有伏不敢上未幾別將來迎乃徐從山北間道還營公嘗語人曰爲將而以死生動其心及不與士卒共甘苦者不足當大任也

公征金川獨由西路進兵五晝夜直抵美諾盡復小金川地諸將由他路進者悉倚公爲聲援稟公機宜進退不敢違時海蘭察隸公部克奪諸碉壘最以勇聞後屢立戰功進爵爲侯嘗語劉給諫藴之曰吾昔從阿公行閒所向輒勝者服公威德也公每欲攻一險要籌命將先溫言勸獎如不及旋怵以危詞若斧鉞之立加其頸者察吾不敢不效死力義形于色然後密授策一出戰克期而捷反命公必手卮酒相勞親愛如骨肉至彼此流涕公賞罰嚴明每戰罷必傳集諸將昌言某人有某功某人有某罪令各心折然後具奏蓋公既知才善任而臨事未嘗沒一騎一卒功故人皆樂爲之用古名將

不是過矣甘肅回蘇四十三叛公適奉使越中
詔命公往勦公至潼關遇侍郎和珅亦銜
命佐軍事公知與珅共事之難以濟也陽爲疾作珅謂
公曰公憊矣事方亟我兼程先往可乎公諾之珅馳抵
蘭州至之日卽督諸將出戰兵大挫總兵某死之海蘭
察力護珅得脫近郊賊焚掠城中震恐而
純皇帝已逆慮珅不知兵累
詔趣還京公踵至先命徙負郭居民入保簡軍實繕濠
塹然後親度形勢某高阜可覘賊某谷可設伏某山可
困賊殲之于是發兵一一如公算回逆遂平公念肅州
爲西陲門戶其城隘不足用武乃酌定規模繪圖奏請

改締繼而少司空德成往勘更其制小之公聞太息曰後人或以是城爲我營將謂我不知地利矣初逆回攻蘭州布政使王廷贊悉力守禦兼旬城得不破
純皇帝嘉其功加一品銜和珅視師至聞甘省有賑災積弊陰索廷贊賂二十萬金廷贊故木強不予珅旣慚僨兵無以覆
命又怒廷贊遂偵得冒賑顛末還
朝面奏有
旨密諭公查辦公念獄過大以軍興方亟姑請緩之未幾誘困回衆數千人于石封堡斷其水道以克日可禽
奏忽時雨頻降回衆仍得繫殊死拒事聞

純皇帝以每年輒如期告旱今乃雨益知報災之詐詰趣公按其事時已奏捷公不得已斷自乾隆三十九年監糧旣停復開爲始監糧者令各直省人得就甘肅郡邑納粟准作監生以所入爲賑災用也以案付總督李侍堯治之於是廷讚逮斬西市自監司至守令坐贓以次論死論戍極邊各籍其產凡百餘人嗟乎諸吏遏

國家惠下之仁乾没不已其敗固有天焉然使廷讚賂珅如所欲則珅不舉是以私憾殺人命破家無算豈不忍哉向非公定斷年之例獄更蔓衍不可窮公後語及此案每不勝噓欷也臺灣林爽文倡亂陷三縣常靑恒瑞先後往勦無功是時公方治河于豫

純皇帝手敕詢將公舉陝督福康安以福亦從征金川舊部也

純皇帝命福康安為將軍速赴閩以內大臣海蘭察統兵佐之時賊勢方張福阻風崇武澳匝月不進

純皇帝怒其稽遲嚴旨趣之公密奏曰臺匪烏合臣料福康安尚能辦賊第其才識未老過督責之必惶懼輕進脫有意外恐傷國體願

聖明少寬其期且假以溫諭令自安庶得盡力佐以海蘭察之勇敢成功必矣

純皇帝從之果以次禽獲諸叛凡五閱月而臺灣平公識量宏遠遇事鎮定緬甸之役公以副將軍督造戰艦

于蠻暮諸路兵多挫損公獨完師以待經畧傅文忠自
猛拱還所率精銳兵二萬盡喪僅存二十七騎賊復大
集來犯公擊敗之然力勸文忠乘捷受緬酋降以蕆事
先是公爲章京文忠極器賞之後驟相抗衡公不稍爲
之下文忠久嗛之至是復心媿還
朝乃面論公有
旨嚴責令斥去翎頂辦事公手摺云傅恆罷兵臣實贊
成之
皇上以無能罪臣逮治可也若仍令統師去翎頂無以
肅觀瞻臣未敢奉
詔

純皇帝亦不復問其寵辱不驚如此文忠之忌公也病
劇密奏公且有跋扈狀
純皇帝特信任之嘗謂近臣曰朕屢欲殺阿桂愛其爲
國家有用人終不忍也卒之克贊
廟謨膚功屢奏凡治河戡亂非常大政人所不能勝者
莫不資公擘畫而成然非
聖主之明稔公忠誠腹心倚毗亦何以自全哉文忠沒
公保護其後人甚力此又以德報怨非休休之量不能
矣公力持大體時以民生國計爲念乾隆五十年各直
省旱災幾半公自皖還奏請發帑賑䘏不下數百萬皆
家

允行一日入對
純皇帝語以
上書房總師傅督課宜勤公日以臣之愚
諸皇子皆敏慧過人學業不足憂惟
皇上勤政時當令其侍側既可上法
聖明習於治道亦藉觀聽羣言辨識忠佞
純皇帝頷之越日
特召
諸皇子與樞部臣並見如公奏又嘗面陳通倉貯米僅
支兩年設遇東南災歉非時蠲緩或漕運有意外之阻
畿輔民食立匱此大可憂因目視和珅曰汝司戶部奈

何不予
聖主前一一直陳和珅色沮不能對公領樞庭班第一嘗徐行不與衆伍一日
純皇帝召對諸臣咸就跪公獨後至
純皇帝顧之曰亦太褻相度矣公從容進曰臣痔創乃大劇然
純皇帝甚重公親貴大臣宴見或不冠公偶被召將入內侍止之及進見則
純皇帝方整冠公叩首謝
純皇帝曰汝畢竟非若輩比其特蒙優禮如此公嚴毅不可干以私然謙易近人尤篤故舊之誼陳輝祖之以

墨敗也

純皇帝命公按之先是將軍王進泰暫攝制府篆因籍

陳并及其姻童周兩家産周故直督元理公同年友也

公抵驛進泰曩以偏裨荷公拔迎候舟次甚恭甫進謁

以所治案告公勃然曰咄炎涼奴梁國治非陳兒女戚

耶何以不籍之也立叱之出蓋是時梁方叅政也公至

盡釋株連者及庭鞫公厲聲責陳曰日者

上以閩浙總督難其人爲問吾舉汝謂汝才尚可用耳

未嘗保汝操守也汝涖任數遣使至豫饋黄金饋人蔘

會受汝絲毫物否度汝欲以貨取我必不能廉潔自持

故經年未答寸札冀悟汝而不謂竟至此也既定讞輝

祖將就逮北行求一見母公難之輝祖叩頭固請公憮然良久曰母子相見人情也吾何忍阻汝雖然願汝弗見母也汝獲罪已負慚母母老與汝訣更何以爲情不如恝而行矣於是輝祖伏地哭公亦揮涕滿堂皆色黯公軀幹不甚偉而儀表若神論事侃侃無所回互每治大獄甚怒輒疊聲大笑笑則雙眸盡白光睒睒如電見者無不震慴雖身兼將相氣度冲雅好延納文士于書取大義不屑屑章句公餘瀏覽簡籍倦則兀坐移晷無一言意泊如也性廉儉嘗侍食不設珍錯恒饌僅五簋偶暮謁見庭中懸燈數十皆闇然案列兩炬然其一乔以問公曰夜方炎撤之以減烟火氣復可節費不兩得

乎嘗語喬曰吾少年繫請室當死旋出為郎官於軍中
朝為參贊大臣夕降老兵啖餺飥二竟日徒步走數十
里道遇廣車求共載不可得及為經畧生殺在手羅拜
帳下者萃萬人金玉錦繡唯所欲境遇榮悴備嘗之矣
不過爾爾孟子云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不為此庶
幾大丈夫也公好論史事遇古今成敗慷慨若不自已
評隲人物最重名節某某貪某某廉雖細行不遺中外
材皆素所燭照故
純皇帝以為知人常咨訪焉公亦汲引無私所舉多邀
不次擢卓然有聲公嘗三莅浙中輙名喬侍接見既頻
言笑無不至然竊窺公常有不豫色然得閒請曰夫子

位望至此復何所憂公變色曰吾爲首相而坐　若人
在
君側何顏以對天下蓋是時和珅橫甚力謀中傷公幸
純皇帝知公深傾軋不得行公則日以珅之聚斂蠹國
爲恨迄捐館恒鬱鬱不樂蓋公之志爲可悲矣公好讀
少陵詩嘗獨坐誦丹青引大食刀歌反復不去口于書
嗜米南宮每以指畫空作屈折勢喬因乞書公曰吾心
知其意而腕不能達也公奉使越中繆君炳泰爲公寫
眞甚肖公喜自言前身爲僧命喬補圖喬作長松翠岫
一石洞公著紅袈裟趺坐其中公大喜曰何適符吾兆
也曩者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于軍營病劇垂絕復甦

趣予至榻前曰頃夢至一山甚幽其下列滿圖經卷旁有麗眉僧指謂予曰此阿耨座也因其誤傷一童子故謫世間煩傳語囑其好生多活人命異日可仍還此座故醒而告公吾聞之心怦怦雖屢典兵刑惟以慈仁自矢不敢妄殺一人懼違戒也歲丙午公復來武林是圖已裝成卷名公卿題詠幾徧公指示曰吾獨愛石庵四詩耳石庵者今相國劉墉也先是文勤艱于嗣嘗夢喇嘛手折桂一枝以贈已而生公故名桂公五十初度詩云洞中老衲記前因巖桂花開示夢真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詩甚超可徵公之夙根矣以上皆得之劉謹之口述餘皆公所自言及喬所見附錄石庵相公詩坐

斷岔花不記年心光常照意珠圓郝參枯木龍蛇句八陣風雲玉帳前萬里歸來鬢雪新桓圭家繡畫麒麟白雲無盡閒舒卷依舊青山似故人石室松風滿意聽濤翻雪落語泠泠不須更覓無生話此是新傳了義經仿佛拈花笑口開等閑疏筍味蹤梅從容幾刻爐烟裏佛語親承拜賜回 丙午八月公七十誕辰喬作五律百韻壽公于淮公報書云衷詩雅贈不足多愛其所述頗爲老夫紀實然尚涉過譽耳聞是歲以詩文祝報者甚夥公欲手選一帙刊存之或未果也

書段改齋遺事

吾鄉改齋段公名之縉由進士於乾隆丙辰出爲廣西全州牧有政聲量移柳州別駕引疾歸後六十年而邑中劉君成志亦爲全州牧涖任時謁城隍祠見像設爲今衣冠貌如生詢耆老曰此前任段公也公惠愛及民去後若干年見夢於州人曰吾奉帝命爲此方城隍神

矣旋見具儀從呵殿而去未幾州有忤其父者忽號呼
曰神怒拘我扑責矣趣詣祠叩首悔罪詞是屢著靈異
於是州人肖公像祀之至今也劉君展拜而退旱潦祈
必應每有疑獄輒就祠旁設案鞫之令兩造藏伏堂下
若對簿于神者犯皆觳觫自吐實得盡讞劉君敬禮公
故遺書訊予若此憶予童時曾一謁公知爲鄉先達然
亦未詳其生平因就公文孫達和請遺狀讀之考公任
全州凡四年甫下車見廨側有鋃鐺憔悴者五六人詢
之則前任比追鹽價之船戶也稽其數計五百餘金公
惻然爲代償而盡釋焉州爲粵西門戶驛使如織舊例
於各鄉按戶僉役吏胥藉擾甚病民公革除之官爲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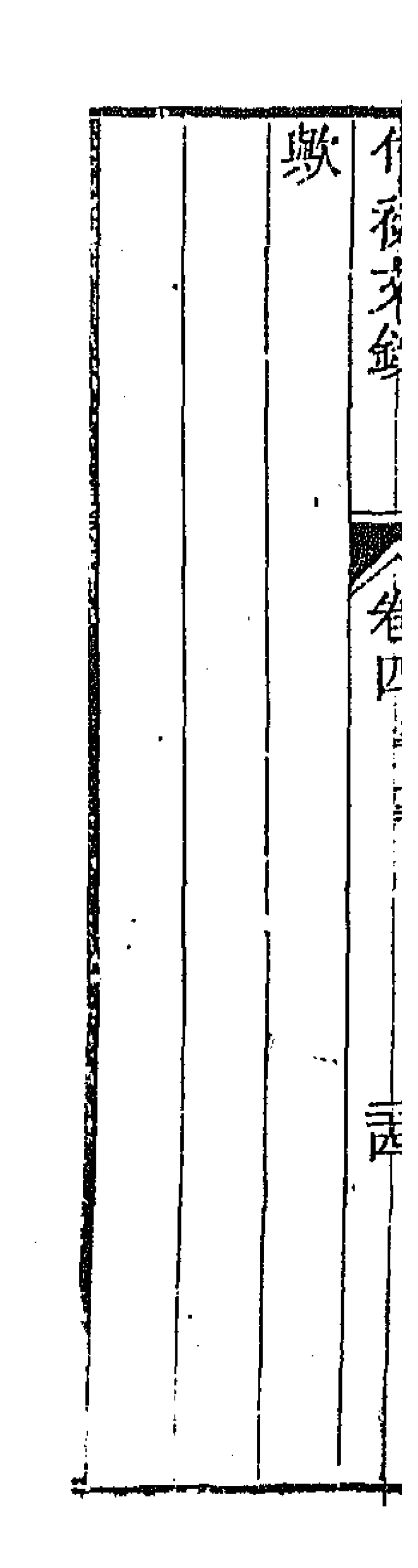
蘇遂爲令常平倉不戒於火公拜禱風立返得撲救止其他修津梁建義學立保甲禁私宰爲民興利除弊者事不勝舉夫聰明正直公之歿而爲神宜也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災禦患則祀之州人之德公而廟食之亦禮也公歿已數十年而其靈爽庇民猶如是國家所以設州郡官使之保障一方者如公乃稱其職矣世之爲民牧者聞此亦可以勸乎公之子亦以循吏稱而遠和方爲名孝廉克敦學行公之食報於後人當未艾予紀此事將備輶軒之采以彰桑梓潛德不特補段氏家乘也

書劉先生事

劉先生名朝字號雲山湖廣江陵人舊志譌爲江陰人偏旁之誤也先生以醫行萬歷間歿後能拯人危病陳椒峯嘗紀其事所紀者康熙丙午武林一巨室子患惡疾瀕死其家環哭一醫突至曰我能療爾視畢而病者起酬之金不受去曰我劉雲山也他日可晤我于毘陵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至求雲山不得巷之老人曰噫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其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祠宇因自爲像于神旁瀕之視則儼然起其死者也乃撤拜號泣去郡人由是神之所謂錢尚書即予五世祖諱春者也先生墓在南郊外茶山歲己卯邑人改葺司徒廟爲城隍祠仍位

先生像于西偏郡人病危殆者輒齋沐往禱先生有至有不至其不至者病卒不起至則夢中授刀圭或指示一二常用藥物服輒奇效故拜禱者無虛日予甥女適呂生病咯血劇甚生以禱夢中教食天竹子燈心草髣髴見盞中二物浮焉旦急服之血立已元妙觀白道士學幻術吞針針刺喉間七月不能食垂斃匍匐赴先生前泣而請夢有人附之曰起起東南行見黃色物食之如其言適菜畦花粲然取啖一握喉即爽然病若失巷中叟者其患流注腫楚彌歲因日禱焉一夕夢丈夫衣緇衣立牀前引手摩患處指爪纖長為毳藥少許圍以紅絲縈瘡則腫已潰流汁浸淫一日而愈以余所目驗

者如此他可知已余聞先生生時術未大著豈其濟人拯物之志鬱而未申願大顯之于身後耶抑天之厚吾邑人而假手先生以卹之也夫古之號良醫者或決死生于望色或見癥結于洞垣然當時則奉爲神苟未有能施及數百年者推而上之靈素諸篇溯自古聖其功如日月經天顧時師哲其簡輒庋置不讀能讀之者又或鑿泥鼎訶傲倖嘗試假令秦越長沙諸公盡如先生之靈至今不泯於以斡旋元化補救疵癘俾天下無復夭枉以死者豈非造物之幸然則先生之功雖謂軒岐後一人可也記有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先生之於鄉其爲捍禦也大矣宜人之神而祀之者方未艾



歟

竹初文鈔卷之五

武進錢維喬樹參著　姪伯垌中錫編次
孫潤斯 臻斯 校字

傳狀

范文學廷培傳

君諱廷培姓范氏字因之鄞縣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餼性倜儻不羈尤重然諾好施予父修園公名煒令南和通城諸邑每節縮俸入歸君不以營產皆爲戚族所稱貸久之多貧不能償遂盡焚其券手闢七松園亭宇幽潔饒樹石之勝君天才俊逸工詩古文辭餘事復妙解音律嘗製一日觀三到園樂府傳播吳越間閭有

岑樓遇春秋佳日置酒高會邑中諸名士畢集君酒酣耳熱輒按拍歌自度曲數闋聲出金石坐客傾耳忘倦君亦听然笑樂方之前輩有屠長卿沈嘉則餘韻焉修園公以名進士出宰未入詞館屬望哲嗣歸田後勗君以科目之學君益肆力帖括購古法書名蹟晨夕臨池文譽日噪然屢躓場屋不得售偶病暑為醫者所誤遂致不起卒年三十有六歿後七月而始生子所作詩文遺稿多散失唯樂府尚存于家

錢子曰予令甬上識范孝廉允祺蓋君之文孫也為予追述先世得悉君梗概論者以君懷才未遇且不及中壽或為惋惜嗟乎人之賢否豈在科名年齒哉君承名

父之後文章無忝又有隱德稱其後覓予距君已遠然與允祺交見其學有本原所與遊多海內聞人想見君之貽謀矣昔陳后山爲魏景仁表墓紀其焚券事與君畧同而景仁之卒年裁三十有三景仁可傳君何遜焉惟予名望遠媿后山而君之懿行則固無藉乎予言也夫

候選教諭呂君傳

君姓呂氏名景尚字文載號偶漁宋泰然先生二十世孫也父梧岡君名鳳來績學未遇君總角承庭訓即有文名應邑試兩冠童子軍二十八而補弟子員由食餼貢成均五十七而登賢書嘉慶六年會試後大挑舉人

列二等以教諭用歸里病卒年六十有六此君出處之大畧也梧岡君耄而好學八十餘視聽不衰然甘澹泊君先意承志日則供修髓夕必侍寢輒舉某書某句請問何倦乃退母孫孺人慈而有禮尤鍾愛君君旣以飢驅出游不及視殮爲終身憾晚又失怙哀慕益不自已遂留意靑烏家言日夜搜討頗有悟解每操小舟或徒步走數十里以相原隰往往腹枵足繭不言疲有阻之者答曰親沒而事親之道無可追惟此數丈土所以求沒寧者而敢不盡心焉迨得吉壤復手礱貞石以銘先人而君亦隨卒蓋心力於是交瘁矣此君之孝也君以父爲師中年後躬自教弟弟亦學成能𨓹耕四方君千

里馳書必以文行相勗所以護其室者有無黽勉與已同有妹既嫁常迎承老人懽而庀其家事以是骨肉敦洽昀無閒言此君之友也呂氏族蕃楷岡君支出二分未有專祠恒慨然念之會修家乘君體父志既司分校勞復偕從父兄經營祠宇殫力落成于是二分子孫歲時獲展祀所此君之敬宗收族也君性伉直不設城府遇是非侃侃無少婀阿而慮事精詳親故閒有所諈諉必爲之反覆籌度至忘寢饋得當乃已若身共其休戚者嘗假館浙東西逾歲主人輒不忍離予令句甬六年君相佐主畫諾公私鉅細諮度咸宜此君之爲人謀而忠也君困躓場屋以其才識如是而頭銜僅得學博壽

未及杖國咸以爲惜嗟乎人貴大行無媿耳區區浮榮曷重焉君持已以儉而遇事過耗其神明然身所當爲者賴以悉底于成不留遺憾視彼耽豢養竊景浮湛無所樹立者相去爲何如哉君娶楊氏無子以弟夢茭子鵬瑞爲嗣予知君最深於其歿也不敢有所溢美而爲之傳以備尚論者采擇其系詳甏所撰梧岡君誌銘不贅

文學張君家傳

君姓張氏名與存字懐庭先世自元時由河南徙居毘陵遂占籍焉七世祖劍光前明萬歷已未進士以理學稱九世祖祚先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兵部郎中四川川

東道祖起旭以明經爲寧國縣訓導父龍占乾隆甲子
舉人官江西靖安縣知縣娶楊太孺人生子一即君也
君幼而岐嶷總角時錢尚書維城李檢討英覽邑中名
宿嘗舉文會於其家靖安君命出謁背誦所讀經書頃
然不失一字俱歎賞之弱冠隨寧國君教學淮徐因習
詩古文詞旣授室能善事大父及父母歲戊寅補博士
弟子員乙酉偕從父某應試金陵病劇君奉湯藥兼僮
僕勞卒不起旅次爲營殯如禮從父爲寧國君愛子遺
孤幹存才十齡君愛護周至令與己子同就塾臥起衣
食必偕己丑以歲試冠軍食餼寧國君旣致仕靖安君
于禮闈後以知縣用簡發山左遂奉寧國君就養不數

月而寧國歿於歷下君聞訃驚悼部署一切俟靈櫬歸窀穸無曠期乙酉靖安君服闋補官江西君買舟侍母楊孺人之任攜弟幹存至署相與砥礪勤學雖贊襄官事然於外鮮竿牘之通族親窘乏春秋不能供祭掃者十餘家君留婦里門支給之而節縮俸餘歲時寄助戊戌歸爲弟幹存娶婦君以久躓場屋援例就北雍並爲幹存納粟入太學皆善體先人意也庚子靖安君委解滇餉君命子价藩隨行而躬任交代諸事先是靖安有溺女風歷任捐廉設藍田會貯穀贍育女之家飭尉董之値徐尉以老病勒休虧穀五百餘石邑人欲控諸上游君念善舉不可廢而徐尉困甚不克歸乃代爲買穀

償之士民皆感頌焉未幾靖安君乞休歸時楊太孺人得痰疾君於是鍵戶授經晨夕定省生徒就學者常十餘人修脯所入時復賙贍宗鄰庚戌楊太孺人歿明年靖安君亦棄世時君已六旬疊遭大故又至性過人哀毀骨立遂謝生徒不復教授靖安君故清宦家無長物君儉約自持而好善無倦色西郊創建義塾猶捐食指田十五畝以助膏火歲己未莒州許牧重君宿學延課其子君念喪葬大事俱了就之春暮偕友往城東看白桃花遇雨晚歸吟詩二章遣悶忽廨中不戒於火師生倉猝驚避越二日而奄逝年六十有四娶卞氏嫺內則有賢孝名先君一年卒子二人長价藩次通晃孫五人

汝霖爾梅作楫兆芝如蘭曾孫一人超羣

錢子曰予少時與君偕應童子試後令兒子負笈從學相知頗深君蓋以孝友績學世其家者也每過訪城西與靖安君款談言貌俱古君之質直畧同因歎儒素相承一堂雍穆里閈中不多覯夫世所競者科名華膴謂足自矜耳豈知子弟代賢克守詩書之彝訓其所全實多哉君雖不遇於時而內行無媿爲師資有以及人嗚呼其亦倜然遠矣

徐素庵家傳

徐君素庵維喬之姊壻妻錢氏維喬再從姊也君名輅字見川素庵其號世爲望族曾祖元珙順治乙未進士

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祖丞定太學生父梅郡廩生候
選訓導母汪太孺人生三子君其仲也本生祖丞宣康
熙庚辰進士候補主事丞定無子因命君以孫禰焉方
汪太孺人娠君時患瘧醫誤投攻劑病幾殆既而誕生
大父母異而愛之君天姿頴異四歳入塾讀書上口成
誦八歳讀左國長篇三過即覆誦琅琅十二歳能爲詩
古文詞下筆如成人應邑試輒冠其軍二十二歳補博
士弟子員然艱于科第累薦不售授室十餘年未舉子
錢孺人陰爲置妾計君知之力却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何慮爲于是季弟生子芬即襁褓中撫爲子年四十侍
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歿盡哀踰年遭父憂毀瘠彌甚

孺慕之思終身無間每歲時家祭與錢孺人手奉尊俎輒潸泣不能已戊子歲邑大饑君晨行見道旁紙裹拾之則典釵珥所得金也將棄之復自念曰吾固不之利然終爲他人取則典者無生理矣因俟諸衢亭下有老嫗攜童子倉皇至徧索無所得淚垂膺君就詢與實劑合乃與之嫗感問姓名不告而返里居之白雲尖徑危仄下瀕長河一日見瞽者失足墮水君亟解囊錢呼人拯起之歸與錢孺人謀屏當篋笥鳩工修築遂成坦道行者便之君之潛德類如此君性恬淡與人交藹如春風而意所不可侃侃自持不少媕阿自副憲公以來家頗饒至君而日落然施與無勸中年彈心軒岐之書遇

貧者爲處方劑并賙以藥餌資其他星數小學靡不旁通而不肯自炫樸訥如無能也年逾七十雖重聽而神明不衰晨夕以課孫爲樂己未元夕其子芬夢青衣人持採牌金書其上曰敕授某某官旁一叟曰封汝父矣速叩謝芬驚拜而寤其頭銜則惝怳不能記越二日而君示微疾遂以二十日丙夜呼芬起趣具湯沐更衣而逝君捷於才有所作未嘗起草故存詩不滿冊云錢孺人父人龍康熙己丑進士官長治令母蔣太夫人孺人幼明慧嫻姆教于歸後善事舅姑能先意承志羹湯滫髓必親必潔雖世家女食貧操作嘗爲婢僕先好書史熟通鑑綱目故事尤喜讀列女傳君雖耕于外孺人以

食指供菽水紡績之旁設几案教子芬讀凡童蒙四子書皆所口授也性至孝姑疾革孺人禱于東嶽祠請以身代既遭喪哀號不已淚盡繼以血孺人體素羸頻習養生之法終以持家過勤致疾不起壽僅五十生平布衣長蔬當病嗽醫者予以方內有傅致膏孺人曰此非血肉耶服之疾未必已而先自渝所戒將若何其遠觀如此御下寬而有制家規整肅然慈惠及人屬纊之日戚鄰聞者莫不啜泣奔赴維喬不敢溢美于所親因傳徐君稍詮其遺行于後以備女史採擇焉

汪母謝宜人傳

宜人姓謝氏曾祖聖恩順治丁酉舉人祖端太學生父

搢布衣舉博學宏詞未就母楊氏宜人幼嫺姆教婉嫕有度年二十二歸汪公延梅為繼室公字屏周時為浙江樂清縣佐宜人至署未逾年謂公曰君春秋方盛才足經理內外而姑已老我當歸盡婦職公然之乃旋里奉侍余太宜人恭屏周公昆季七人長兄喪偶宜人實兼冢婦之職主蘋蘩供滫瀡克盡禮焉宜人之來歸也前室張宜人遺五子長已娶宜人亦先後舉四子五女宜人以次教育自就傅以逮授室藹然各當人無間言屏周公年甫服官以母病乞養歸時已析居而宜人省侍尊章盥滌惟謹遇甘旨必盤匜馳奉不暫怠屏周公綜覈家政遇事或過嚴宜人恒以寬濟之彌縫其闕往

往不令公知而外則將順弗露形色公晚歲失明性稍卞一切起居服食宜人扶持調護不少憚勞每治精饌佐膳而自啖麄劣人或勸之曰吾能堪此也公寢疾牀笫宜人衣不解帶者累月械窬澣濯必親歿後宜人撫棺一慟而絕逾時乃甦自此宜人常慘慼若有不欲獨生之意也屏局公彌留之際詔諸子曰殯我中堂必稍左以待爾母之並列也再期而宜人果卒如公遺命自首同歸若有先見者然宜人於公齒甚亞然伉儷四十餘年子婦成行孫曾環立壻各才而有成宜人亦可謂福備矣宜人晚持齋飯心乾竺疾已革趣家人炷香佛前各爲誦經復呼諸子訓以數言各有深意何灑然於

去來若此歟宜人柔和慈惠相夫子以順爲正性儉約不好綺紈金翠之飾生平無疾言遽色雖御僕婦罕聞其訶責聲視子女均平如一無私憎愛此尤人所難者禮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又詩序稱夫人之德如鳲鳩故七子均養風人著美若宜人者兼而有之可謂協於閫範者矣昔周公喬之妻兄而宜人季子又喬之壻也故稔其內行詮述梗概而爲之傳以備女史采擇

先兄文敏公家傳

公諱維城字宗磐一字稼軒晚自號茶山先大夫長子也生而凝重長身戍削目炯炯有光總角讀書日千餘

言通大義先大夫令浙江家甚貧吾毋吳太夫人織紝以給公自塾歸飯太夫人買肉啖之而自蔬食公恒弗忍啖十歲能爲詩十二三歲爲騷賦古文斐然可觀丁巳侍先大夫遊京師負笈宜興任先生翔門篝燈卒業雞鳴乃罷比舍侍御張公重光每夜聞讀聲琅然異之詰旦過訪相與談論移晷大歎賞侍御故世執乃折輩行定交去明年就婚金氏其外舅之父蘊亭先生以工詩爲新城王文簡所稱公在甥館引爲忘年友有所作輙曰錢郎云何是秋舉京兆試房考編修張公爲儀初獲公卷以爲耆宿置之魁及得名籍年甚少意頗不愜同考某君曰若人吾稔知是嘗有天碧欲無山之句傳

誦日下者也張公乃喜當是時有某太史甚器公欲羅致門下介所知達意公曰吾誠才太史自能得之設以干競進是不才也何足重太史謝之卒不往壬戌應內閣中書舍人試入選乙丑中進士

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年甫二十有六戊辰夏五月

上在圓明園有

旨名公至則試以璿璣玉衡賦五月鳴蜩詩日中奉

命申時當納卷公振翰若飛文不加點日甫昳而䟽樞

禁大臣及宿衛之士皆驚卷入稱

旨賜克食自是

上稔知公才欲大用矣故事進士入詞垣者三年試之
以定去留謂之散館公以鼎甲殿三等末
上頗疑之故親試焉方被
命時至
宫門大學士傅公執公手爲整冠曰
上意不測勉之公笑曰某以一書生登上第豈有所營
謀而得哉固倖獲耳今日之事予奪唯
聖意何慮焉遂入其器度如此已已擢右春坊右中允
充
日講起居注官未幾入直
南書房

懋勤殿行走旋擢翰林院侍讀學士丁丑擢工部右侍郎工部筦寶源局炊冶所積歷久有餘鉛若干吏密以白公比之日吾豈以貧故取官物耶辛巳調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公曉習律意善察獄情秋審爛治讞牘常竟夕不寐同官或偶異所見反覆辨譬輙手書千百言論之久皆以公言爲然嘗因修律例條其援引歧誤者二事奏之其一言律載殘毀人屍及棄水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棄而不失減等嘗見登時殺死姦夫或格殺持杖拒捕罪人及臨時殺死竊劫盜賊愚民懼累多有蹈此轍者有司因其本罪勿論遂專治其移埋棄屍之罪是所殺爲罪人故得勿論而移棄此勿論之屍罪

反流徒是爲本小末大果其情事實者宜歸本律不得以餘罪他援失輕重之倫也其一言例於親屬殺姦分別登時與否罪視本夫加一等蓋指未嘗拒捕格鬬而言若一有拒格則無論親屬本夫皆當以罪人拒捕論義甚明也各省遇此或援擅殺論或直以鬬殺論甚者持杖拒捕之姦夫反以謀故鬬殺分擬是殺拒捕之姦反重于不拒捕矣蓋姦盜均爲罪人故殺之適相等其輕重俱在拒捕不拒捕之分請將親屬殺姦非登時者悉視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其拒捕則視罪人拒捕格殺律以此科斷則情法合一矣得

旨允行又嘗以事主殺賊之例特奏論之畧曰夜無故

入人家此民間殺賊本律也按例事主殺賊折傷以下
皆勿論故雖至死杖徒良以盜賊不得與良民論抵寬
良民所以嚴盜賊也臣竊見此案外省多引捕亡律照
罪人不拒捕擅殺論抵原其意以夜無故例分黑夜白
日而不言登時疑無以處拘執而殺者且律載竊盜臨
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若棄財逃走事主追逐持金
刃拒傷事主照罪人拒捕按竊盜既用罪人拒捕律事
主即用罪人不拒捕律事若相當而不知非也棄財與
臨時有間故於應死之盜賊求其一綫可生今遂以原
盜賊者轉而苛事主可乎且捕役責在拘縛不拒捕即
非難拘故擅毆且罪之事主勢在自救故雖已獲賊則

不得擅殺非官司輕于事主特以開捕役耳今以竊盜拒捕分棄財不棄財而事主殺賊覩之夫棄財與否竊盜自知之事在倉卒豈能責人以先檢家財而後捕賊哉況乎有司逮人不必大無良故必持杖乃爲拒捕乃得格殺勿論事主殺賊則不然以賊盜多兇强事主多良善事主之他物或不如賊盜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毆爲不拒捕何以服事主何以爲鋤强扶弱且登時打死者杖徒拘執及不拒捕殺者絞則杖徒加一等即絞失遞加之次非法也奏入奉

旨大學士九卿議奏頗見施行壬午秋奉

命視學浙江浙東西爲人文藪然士子工揣摩實學者

少公以爲士先立行文章浮薄卽行之徵也於是嚴扃鑰愼校試浮靡者黜之根柢者拔之飭諸生以半年習一經責成學博董之於按試時親爲核驗逾年士習蒸然一變乙酉例當選士貢太學有學優而貌寢者或疑之公曰取士豈以貌耶卒以應選丙戌滿歲還
朝己丑貴州威寧州知州劉標以銅鉛廠虧帑聞
上命公偕湖廣總督吳公達善內閣學士富察公善往會讞富察公已先往公
陛辭晝夜馳閱二十一日遂抵貴筑與兩公治之計虧官帑爲兩二十九萬三千有奇事連大吏多所苞苴見知敵匿各得實論奏如律是時黔中讞獄踵起

上疊命公等訊治凡六案所涉不下數百人兩公皆以
公久任秋官虛懷推委公悉心輸論不枉不漏各得其
平奏牘爰書悉出手定指爲之覆案就畢而古州逆苗
香要之事起古州爲新闢苗疆生熟苗環境居香要者
黨推寨熟苗性黠悍有邪術力能扼虎爲諸苗所憚有
老勇老九者羽翼之又黨根寨女苗廼根自言能食鐵
鐵四人者聚而謀不軌庚寅春三月某日香要衣蟒衣
與廼根踞上坐老勇老九旁坐椎牛饗羣苗衆羅拜以
天呼爲王轉相煽誘其旁二十一寨皆嚮應遂傳木刻
將以五月十五日襲取下江營木刻者苗人所以期信
者也理苗同知龔學海聞其製鏢鎗繕柵茨也遣土舍

楊育林等往偵之旣至寨香要知事且洩卽帳中拔力
殺偵者十一人學海告變公等旣具奏卽偕巡撫宮公
兆麟倍道馳古州檄調兵一千四百人赴援香要先期
以十三日率其衆千餘人攻下江將自蘇洞渡河學海
已盡拘舟楫北岸遂不得渡官軍阻水而陳礮擊之有
死者蒲莫甚兩香要乃麾衆退據烏牛寨二十日署古
州鎭總兵程國相統兵進勦香要敗奔佳居寨二十二
日公等親至下江營周覽形勢其東南界連廣西東北
與湖南毗近西距古州城九十里南瀕大河名都江廣
三十餘丈隔江崇山斗立林箐深密是爲烏牛寨苗中
出入襟喉地也稍進則爲滾塘十二寨周遭百餘里人

口數千戸而黨堆居其中公策之曰香要倉卒舉事不得渡河無能爲也顧其脅從者衆地復險阻苗人急則拚力綏則生疑若驟鼓行而前羣苗自謂必死壁山柵水以逆顏行勢非旬月可定待其破滅斬刈必多非
天子神武不殺之意誠宜刊榜文譯苗語徧給諸寨諭以
天朝威德誅止亂者餘無所問則羣苗心安黨將離散香要特圖中孤豚耳佳居爲生苗旁近多其種落慮其輾轉勾結或成蔓延宜密遣人入其寨中令縛香要自效即不遽從狐疑猜阻大兵卒至無暇合謀破之必矣兩公及宮公以爲然乃移文廣西湖廣督撫俾守相接

要害所而潛令舊土舍萬忠由永從縣間道往詩其至日我兵當抵佳居復以兵百八十授副將柴榮春與之期令助國相進攻且斷苗後路國相以二十六日攻佳居香要拒敵衆頗洶懼遂奔潰擒廹根及餘黨數人閏五月二日公等乃嚴師備下江身率輕兵繼進先是熟苗聞招諭意頗感悟日持牛酒獻軍門公却其摯前其人曰若曹皆頁苗能助順者有厚賚雖然若所重者木刻也果願盡力當于吾前面約信持示各寨乃不汝疑于是苗人立就樹削一木刻犂踞以請公乃解所佩刀予首者其餘給以銀牌鹽布各踴躍去既渡河歷加溜等五寨達生苗境頭人有來謁者皆好言撫之生苗盡

喜而前所遣萬忠者至佳居而寨適破乃與向所知苗人勸諭旁砦偵緝逆黨于是望風吐款者踵相接矣國相之破佳居也以未用斷後命儳燒其營致香要得逸去公等乃具奏奪其職令自贖焉自烏牛寨至佳居八十里鳥道峻折劣容一騎而加溜尤險隘乃留百人守之至佳居日莫衆以苗奔散頗易之公曰蠭蠆有毒不可弛也乃設軍號整壁壘厲卒以待朋論者佳居面南山也大箐叢惡延袤四十餘里夜半見炬火明滅緣崖而下少止復緣而上明日捕得生口云苗衆伏榛莽間度後隊兵寡將夜劫之覘有備乃退衆乃歎服公等於是督將士分三路入山搜賊老形老九及香要妻孥子

女咸就縛當是時大兵駐佳居者二千人公慮羣苗無知懼復有進勦意日事觀望失栽種之時無以資生且香要知大兵在匿彭蕊蜜終不可得十五日乃下令旋師令叅將德光以兵四百移屯黨紐爲鎭撫計既至滚塘復退駐古州揚言即日還京師示不復用兵于是生熟苗奔者悉返稍稍復業香要既棄妻子獨身竄山谷間聞諸寨得木刻皆欲捕已者勢窮蹙無可往乃匿烏招山中六月八日有外入者與之語香要覺其情遽拔刀起突一人持棓自後擊之踣遂反接以獻則公所募變服迹賊名曾顯王應田者也首惡皆磔死凡戮五十二人而事定捷聞

上以苗人效順者衆宜示奬勵公等于是傳榜文悉召諸苗至下江至之日大開營門諸將士擐甲侍列所賜堂下宣布

天子盛德綏靖萬里雖在荒阻無所不愛諸苗悉下拜稽顙其有用功不獲至者則又遣學海賷賞賚莅黨紐適中地與德光徧給之苗人無不大喜盡納其械器火藥越數日生苗自加葉加鴨諸寨去古州數百里皆來投誠皆曰沐

大皇帝天恩乃得安堵公等一一勞之如熟苗乃去所駐黨紐兵者逾一月遂檄歸内地不復屯

上嘉公等成功之速也以軍功下吏部議敘秋七月公

至京師奏學海舉再事苗不得渡河實有功
上乃擢學海古州兵備道復奏冊江兵米宜行改折大
指謂苗民所種多稻田出米甚廣利于採買若實運則
苗民旣失賣米之利官司復多輸輓之勞且黔省步步
皆山運米一石僱與買等是常以二易一也請自乎越
始凡歷年實運之處一體改折可以順苗情而節浮費
得
旨報可三十六年春滇南之竜陵有逃卒四十八人省
議援伊犂例一逃者枷示一月再者斬而以竜陵新邊
地宜加創懲雖未及再擬正法公以爲過重且恐後遂
爲例所殺實多會

名見因言灑法者衆駢首就戮情可憫且于就獲所斬之邊兵何自知反不足戒不如仍械馳奄陵倍其罰枷示三月見者宜無不凜然

上是之趣傳

旨馳赦竟如所請行聞者以是舉所活數十人咸太息

公之視學浙中也適先大夫遘疾不得溲便公奉檄齎侍無倦色職下必親視數月疾良已既還

朝以陳情未遂寢饋恒不自適壬辰春遘閔先大夫訃擗踊馳歸至家臥苫凷閒以不及親侍疾時過慟出入惟依依太夫人側不少離素有消渴疾至是增劇體日羸十月吳門有邢者扁舟往謝天驟寒雨主人出素服

請襲公視非衰疏弗受遂益感鬱疾歸病革口授遺疏旣而歎曰吾不得侍太夫人養矣遂卒時年五十有三歲公十餘齡時先大夫夢至神府聞大聲臚傳進士其第三公名也旁一吏曰是爲若子始公名辛來故字稼軒至是遂易之及後乃竟第一人釋褐七年遂階二品

上每謁

山陵

時巡方域公多扈從在秋官前後十年

上尤倚重之聞衛恤歸

上顧左右曰此好侍郎國家有用人也

上稔知公病消渴曰

命王公際華就問且戒茗飲及遺疏入
上軫悼有
旨褒卹加贈尚書
諭祭葬
賜謚文敏公精繪事
上愛所作輒親題詩既南歸病中作溪山平遠長卷以
進比達
御已得公凶問
上歎覩良久特命存之癸巳
御題公所進畫冊猶追念不置云前後拜
御筆詩畫及尚方服食之賚極多里居後

特頒淳化軒閣帖二部賜公未至而公卒巡撫以請
上仍命貯于家方爲工部時奉
命監五城平糶鄉民某挾錢來糴某甲者竊之某囊空不得糴泣以告公即厰所盡搜糴者甲已獲米而錢有羸核之某所失數符詰之甲不服曰吾攜市他物耳公乃拘二人而潛遣役至甲家紿之曰甲來糴失錢已有攫之者得一言證其數則益信乃給米耳甲妻遂以若干告役返甲乃服罪公之明決類如此公生平和易炳白與人交不設城府好稱人之善奬借寒素口如不勝然嚴毅不可干以私雖于公爲久故者終無所關說尤重廉節未嘗以形勢取一錢直餽雖早貴而自處同寒

士食不兼味無妾媵之奉居室輿馬服玩之好好爲詩以李杜爲宗文章疏達淳茂絕去規仿書法似蘇文忠畫得元四家之勝卓然成大家所著有詩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娶金氏子二人中銑中鈺女一人適進士南鄭知縣翟龍見孫男二人女二人俱㓜公屢司文衡爲鄉會主考官各一爲殿試讀卷官者四及遴拔浙江士所取率多聞人掇高第登卿列者輩起得人稱極盛

金夫人家傳

夫人姓金氏諱安維喬伯兄刑部侍郎贈尚書文敏公維城之妻也先世爲吳縣人大父鋋以詩名海內父祖靜由薦舉起家累官貴州按察使生三女夫人其仲也

大母方太淑人母楊淑人俱能文有禮法夫人幼婉嫕承兩代栢教讀書知大義先府君資政公公車入都爲文敏公擇婦來議者衆卜於關神武祠有淘沙見金之讖遂納采歲戊午夫人年十九按察方官農曹文敏公爲贅壻币月而擧京兆夫人無喜色旋偕歸桐廬官署事舅姑盡禮乙丑文敏公登進士第一人授職修撰時府君已歸田爰命夫人挈子女就京邸府君故廉吏家無長物文敏公雖入史館困約如寒儒夫人食貧操作黽勉有無凡紉箴補綴一切勞苦瑣屑靡弗躬親顧性慷慨猶脫簪珥以周人急及文敏公直

內廷洊歷卿貳居京師二十餘年夫人以不得躬盡婦

職恒愀然文敏公視學浙中乃得迎養兩親脂膏滫瀡之奉夫人體察無弗至文敏公既還朝越六年閒府君訃擗踊馳歸素患消疾至是益劇竟以憂卒時夫人由舟行南下抵家屢旬日耳哀慟之餘晨昏侍太夫人側如嬰兒之依慈母也既而長子中銑荷

恩旨授爲內閣中書維喬亦備發浙江爲縣令迎太夫人至官舍未一月而太夫人棄世逾年中銑暨次子中鈺相繼夭殁夫人屢遭變故毀戚交至精神乃大憊癰發於右乳久而潰遂至不起此夫人歸我錢氏之大略也夫婦人之德不出閨闥維喬髫齡夫人即之京師南

北睽隔三千里越數年一相見見輒別去相與周旋家
庭蓋無幾時然就所見聞有可概見夫人之懿行者方
文敏公之視學浙中也府君患痺疾背作楚中夜不得
寐夫人親侍藥餌起居不解帶者累月厥後事太夫人
於里門門甚中落太夫人寢饋多不自恰夫人茹憂養
志有在形聲外者此夫人之孝也相文敏公溫溫恭順
公辨色入直晨餐必隔宿料理歲時膢臘祀必誠腆歸
里後家廟在岑樓夫人病不能登陟必於檐下設翟褕
肅揖此夫人之敬也其接娣姒姑姊委曲盡禮無閒言
猶子錯病于使院中鎬病于京邸俱瀕危夫人晝夜撫
視藥必手調無异已子遇臧獲以時卹其飢寒疾苦

生平無疾言怒色有過惟以理遣之此夫人之慈也文敏公屢柄文衡得士甚夥門生官日下者敬憚夫人如母其家有難處分事輒肩輿逆夫人至爲之剖決無不帖然文敏公每奉使遠近行庀家政籌嬴縮約束閽庖厮養咸井然有條此夫人之才能也文敏公門牆清峻不可干以私爲秋官時有吳江某官因其戚于獄辭有連使婦詣求諸夫人願以千金爲壽夫人正色謝之其事本直旋得理數年後夫人宴他所遇某官之戚屬語及之則所請已中餽矣夫人唯唯或以問夫人曰若人於法本無所枉我未嘗受其賕心亦無愧更從而辯之非特彰人過設其人復以索金雀角豈細故耶文敏公

貴顯數十年無暮夜之餽夫人亦甘儉約布素弗厭終
其身此夫人之廉介也壬午
天子南巡守至浙江文敏公爲學使者夫人偕三品以
上命婦迎謁
皇太后安輿名見行殿以次亟問諸命婦咸踧踖不能
答夫人代之答然後自陳奏對頁久儀度安雅諸命婦
退夫人獨遲留
皇太后曰若何爲夫人跽曰妾生長卑微聿得仰覲
慈顏恐不克再見欲多侍須臾耳
皇太后頷之慰以溫言顧左右曰此眞夫人矣目送之
出後十年

上以文敏公知醫命入
慈寧宮侍疾
皇太后詢知銜名曰若婦非金氏乎是常見我于湖上退而依依今猶在懷此夫人之中禮而有度也夫人教子雖慈而嚴文敏公讞獄黔中值京兆試門生故吏例得與分校者數十人夫人恐三子之有所關白也先五日名而誡之曰汝輩學業未成設以少年倖進玷爾父名乃扃門飭閽者令竢試事畢乃聽郎君出入此夫人之有義方也維裔所知於夫人者如此夫人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三十日卒於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三歲子二人中銑中鈺女一人適崔龍見

孫男二人瀛斯霈斯孫女四人今權厝於懷甯鄉白蕩

文敏公之

賜兆將卜吉合塟焉初夫人年十一楊淑人常命賦月

中桂口占二語云天上金枝原有種人間玉露總無塵

不復足成之以爲吟詠非女子職也故讀書淹雅而不

以才華著云昔昌黎以幼孤鞠於其嫂爲服期以報集

中有祭鄭夫人文詞意悱摯維喬情事與之殊然夫人

長維喬十九年女孟鈿先維喬四月生維喬失乳曾乳

於夫人有母道焉今夫人旣下世兩孫童稚無所知不

敢不敘述梗概以備女史之采擇

解節母胡孺人事狀

解母胡孺人胡忠安公濙裔孫璉生之女文學解君定國之室也幼端慧能通文翰嘗作春日詩有蘭蕙知我意松柏本同心之句識者已卜其節行解君字岐山故揚州興化籍自曾祖鼎繼官錦衣衛指揮僉事爲常州管氏贅壻因家焉孺人及笄來歸逮事姑法太孺人侍餐盡孝太孺人嘗患腹癰已潰臭腐不可邇醫者斂手孺人口吮膿血以次唾之乃得治療疾良已而岐山君復病痺四支不能舉移觸之楚甚孺人每夕以兩手及膝掮衾令轉側無所妨乃稍安家故貧屏當藥餌皆孺人黽勉稱貸供之然體素羸雖隆冬衣敗絮輙終夜[illegible]縮持護目不得交睫如是者三年未嘗有勸容人以爲

難年二十九而岐山君謝世孺人呼天哀愴絕而復蘇者再盡鬻嫁時奩物爲喪葬資偶有不諒以微言諷者孺人大慟以首觸牆破寸許血淋漓流于裳迄老而創瘢尚在或指以爲問必慘然也孺人旣以姑在堂不敢死且遺孤才九齡當撫之成立于是躬益茹苦備嘗冰蘗無冬夏嘗篝燈手鍼黹以課兒讀一夕危坐至漏殘溽暑蒸人槃昏欲墮瞥見几上如蛇如蝘蜓旋掣不已大驚呼兒共諦之無有也孺人曰吾眊矣乃就寢其勤瘁如此年四十三太孺人卒孺人以身兼子職哀禮交至孺人知大義訓飭閨門有法子旣壯爲之授室有孫年垂邁矣猶率婦紡績不少休然性儉約而好行其德

歲丙子邑大饑鄰有寡婦不能爨孺人日分麥粥啖之偶行巷中有遺金釵者趣幼孫追還無德色孺人以積勞嬰肝疾庚子歲驟劇子方游學京師孺人旣彌留顧謂其婦曰吾與而翁別葢四十三年矣徒以姑老子幼偷息人間今一身事幸麤了自反無不可以對而翁者相見地下方悔已晚又何戚焉其善告爾夫厲行弗怠無墜家聲足慰我矣言訖乃瞑葢年七十有一嗚呼孺人其無媿于古之賢母也已先是孺人年七十相國程文恭重其節手書柏節松心額爲之壽里鄰榮之夫孺人非有意立名然學成而有以表揚其親則孝子之職也孺人之子名晨照由邑庠生入太學有文名

先妣吳太夫人行狀

太夫人姓吳氏諱艮號止齋先世居常州馬蹟山自四世祖暘以名臣顯於前明代有科第父夢青爲名諸生倜儻負氣節毋鄒孺人舉二子三女太夫人其仲也生而敏慧長通經書大義好誦唐宋人詩詞先府君弱冠頗不喜仕進于家人生産澳如也太夫人年十九來歸時王父自閩罷官僦居城南之南園家徒四壁太夫人以不逮事姑章于王父脂膏滫瀡之奉必親入廚下執刀匕料理府君故好客賓至必命酒雖室無儋粟咄嗟措辦無缺乏歲庚子先兄維城生雍正元年癸卯特開恩科府君應江寧試登賢書其冬不孝維屏生明

年府君下第遂飢驅四方恐以家政委太夫人僅有瘠田數十畝老嫗稚婢二人無應門之僮足給使令每晨炊姊弟二三人更迭就舍旁井汲淅米以爨不孝等稍長弗忍令就外塾特延宿儒于家顧饔飧不能繼太夫人體羸多病恒磨麄糲雜南瓜爲飯强茹之而脩膳必備物課諸子極嚴不孝維屏偶惰業怒撻之甚楚欵寢後乃攜錐撫抶痕淚涔涔下凡兒輩衣履恐手縫一綫紡績與刀尺相間至夜分始罷拮据之狀有人所不能堪者己酉府君以薦舉入都庚戌簡發浙江攝淳安篆太夫人乃奉王父至署中府君勤于官事太夫人曲盡婦職逾年調黄巖遂侍王父歸里府君旋以鯁直爲同

列所忌諱之大府被論罷今
上元年丙辰狀得雪循例當奏復遂淹留京師府君素清宦既免官家益不支而王父先以厭城市囂城北大寧鄉有屋數椽時往憩焉既而春秋益高忽于鄉居遘疾太夫人聞耗盡典衣飾購蔘藥操小舟往比至而王父已去世時三叔父挈眷居都門先兄維城方就京兆試四叔父五叔父及不孝維屏俱髫齡太夫人哀毀之中獨力營畫一切附身附棺誠信而厚戚黨咸難之府君聞訃馳歸旋復謀食近邑太夫人悉力摒擋以為常是年先兄維城膺順天鄉薦己未不孝維喬生庚申府君復官之浙中辛酉題授桐廬令太夫人偕兩叔父及

不孝等咸赴任僉兩叔孤露乃延舅氏吳樹盈先生至
署與不孝維屏受業飲食寒燠以時周護靡弗同桐廬
當孔道往來賓餽無虛日太夫人躬親檢點必令腆厚
獨自奉最儉約衣取布素食無珍味之任時以紡車自
隨或止之曰吾操作貫豈以居官改焉暇日輒舉先代
隱德以勗兒婦謂儉以養廉常自內助始嘗見寒素之
家一入宦途妻女競尚綺翠此風吾甚惡之汝曹勿效
也秋冬漸寒取積紝所積市絮製爲襦袴分給獄囚曰
若雖陷罪亦人子也以法治所賴以情卹忍不一軫念
耶甲子調蕭山是歲不孝承重孫中銑生會邑大水民
居漂沒以萬計浮屍蔽江下府君捐俸入拯瘞苦不給

太夫人首脫簪珥命子婦輩悉出奩具貲之日多一櫬具即少一暴露以無益濟有益慎勿吝計十一日所瘞乃七千餘人未幾府君以積勞冒寒霧患瘧甚臥不能起太夫人夜則料量藥水秉燭佐府君治官書日則分遣不孝等部署賑事督僕婦製餅糜饘郊外以飼災民之可活者凡數月不得安寢而府君竟以辦災忤上官撫他事被劾矣乙丑太夫人盡室先歸五月先兄維城以

廷試第一人入詞垣捷聞太夫人誡舉家曰是祖父以理去官未嘗虐苦民得有此耳兒輩何力雖賀者闐門未嘗有喜色既而府君歸田清貧如未仕時仍以筆耕

四適太夫人年已五十餘然夙耐勤苦辨色即起親視饘粥爲不孝維喬延名師敎授如兩兄雇一農婦設機杼于房共織作歲終給臧獲衣或以顧養勸則曰爲此殊不勞若徒事安享非所以惜福敬姜勞逸之訓汝曹不聞耶乙亥屆六旬壽先兄維城已官內閣學士請假歸爲太夫人稱觴畢即奉安輿迎至京邸時不孝維屏客順天學使幕兄弟色養甚歡然太夫人念故鄉親串不置丙子冬由水程南下不孝維屏以久困場屋相從旋里壬午不孝維喬舉于鄉是冬先兄維城奉

命視學浙江迎兩老人就養太夫人常扁舟往來吳越間三年先兄維城旣還

朝府君患風疾不數出戸不孝等雖析爨太夫人猶爲
庀家事纖悉必周壬辰春府君病劇竟弗起太夫人哀
痛過甚淩晨下牀爲物所躓右足稍不良于行數月乃
差不孝維喬適以計偕在都與先兄維城擗踊奔回甫
八月而先兄維城消症發遂以毀卒於是太夫人益慟
神明稍衰乙未不孝維喬禮闈復被放西遊長安中丞
畢公諷以家貧親老宜求祿養勸入貲爲令時婭壻崔
龍見宰富平共佽助之丙申九月引
見蒙
溫旨垂問發往浙江試用旣抵家太夫人甚喜謂越中
舊遊板輿可旦夕達也不孝維喬旣至浙攝杭州總捕

同知事遂買舟迎太夫人於丁酉八月至官舍時不孝維喬適入闈掌卷越十八日乃得見詎侍奉起居裁一月遂成終天之戚哉不孝維屏以省試未獲隨行九月二十五日太夫人忽寒熱食大減遂進參餌遺急足趣不孝維屏旣至則太夫人已先三日長逝不及躬視含歛悠悠蒼天恨其有極耶不孝承重孫中銑生于越硟祿卽蒙太夫人鍾愛今荷

特恩賜內閣中書三月北行猶執手諄諄誡以服官處世之道乃遺訓在耳遂成永訣豈不痛哉太夫人沉毅寡言治家有矩矱雖兒孫輩至愛暱者見輒肅然畏之如神君然天懷和厚與人休戚一體自諸姊妹外孫輩

以及姻黨中家計贏絀無不委折爲之謀其有弗當寢
饋不自適尤持大體中年支撑門戶心力俱瘁家庭間
頗多隱曲太夫人悉含忍不告人府君有推梨讓棗之
誼力贊成之性至孝府君官浙不得歸王父母殯在堂
俱太夫人躬營兆域合葬盡禮外祖母鄒孺人歿後未
克葬爲厝匶于城南藺若歲時必親致奠撫孤女二其
一府君仲姊適張景倉所遺其一即樹盈先生季女嫁
之皆如已出生平好周人急居城南時比鄰有郭姓赤
貧歲終稱貸得數日費除夕爲賊所攫室中蕩然夫婦
相對泣將就縊太夫人聞之已漏下二鼓立遣奴舁米
若干錢若干與之得不死府君之任黃巖也太夫人僑

寓省垣望仙橋傅氏有樓三楹素多凶莫敢居者時先兄維城甫十餘齡患熱病四姊方失乳啾啾嘑太夫人不能寐挑燈莊坐突有物白而毛自牖躍入目光炯然太夫人以鎮紙擊之欻不見翼旦主人譁言有老孤斃屋角自後寓此樓者遂無恙其嚴正爲物所憚如此太夫人家居先兄維城每

名對屢荷

天語存問辛巳歲

皇太后七旬萬壽太夫人手繪水墨大士一幀恭進蒙

賜如意貂鼠前後以

覃恩累封夫人子三人維城維屏維喬孫十一人淇其

曾孫九人某某女四人女孫四人曾女孫三人

亡婦汪孺人事畧

婦姓汪氏先世爲休寧望族後徙居毘陵考諱鳳池以子官贈祿豐縣知縣母余孺人婦所居去予家數十武而近幼以慧聞閫閒名焉婦家故素封又以少女爲父母愛憐服食唯所欲年十八歸予力茹貧約無難色人咸稱之婚數月吾母赴京邸就伯兄養乃委以家政明年歲大歉薪米價倍蓰寒家夙無長物而食指不下數十人婦竭蹶支辦上奉吾父下撫臧獲中外怗然予少持高論不習舉子業婦每夕篝燈勸勉手習針黹佐讀予感其意始勤揣摩是時予初事結納詩酒過從之費

必力爲區畫曰文壇聲氣助君成名何靳焉嗣後予授徒里中婦在家唯與婢子手自紡紝以供布素嫁時衣飾悉屏弗御辛巳冬予始析爨負郭田外無一束鄧婦脫簪解衣罷勉有無予未嘗過而問也每歲薄田所入饔飧之餘節量盈縮以其羨增置二十畝常謂予曰此君家清白所遺冀稍擴充爲子孫饘粥計耳歲壬午予舉于鄉婦爲之色喜後兩黜南宮輒黯然然恐傷予意每溫言相慰丁亥春伯兄馳札歸名予應中書試時婦已抱病而予適有荊溪講席之約不欲北行婦曰君壯年志在遠大豈以一女子自羈若倖而入選亦足共慰否則愁顏相對徒重我疾家計我自爲之毋慮也因恐

力屏當促予行乃不得已入都迨秋歸而疾益深矣由
今思之南北奔馳牢落如故而徒坐失我兩人數月聚
首之緣此何爲者耶婦性孝偶得甘旨必手奉吾親弗
敢自食自丙戌後晨羞夕膳悉身任之力有不逮必多
方仰屋躬入廚下料理彌留之際猶以未獲盡養爲憾
生平自奉儉約衵袴多取予敝者改爲之未嘗易一新
製嘗買肉啖兒而自食蔬食予勸之則曰辛苦澹泊婦
人之職吾當努力操作俾君得肆意學業無內顧憂且
君拙于生計予復具傲骨不善逢人脫異日終不得志
寧能仰面向人求活今不事勤儉奚以自存噫乎婦之
爲吾策者何厚而自處乃過薄吾則負斯人不能使享

一日之樂尚何尤哉婦剛直有丈夫氣知大義持論侃侃能面折人過遇事所否毅然見諸色然與人必盡悃款尤好周急病垂劇猶出所愛奩中物質錢與人遇貧老及以疾困告必惻然賙以升斗如不及馭婢僕嚴而有恩撲責所加無有怨言下至戚黨家童嫗廝養悉加恩禮屬纊之日來哭者咸失聲其庶幾慈惠及人者與予性澹於名利顧欲上慰庭闈之望汲汲奔走十餘年賴吾婦庀家事得脫然謀食今卽欲申壯志而稚兒弱女煢煢無依家室凋殘舉動跋疐復何以爲四方計乎先是予舉兩子兩女俱不育婦慟念致疾年來幸得子女而復以積勞病進抑鬱長逝今所遺者長僅五齡幼

財三歲晝則牽予之裾夕則索母于室幽房永隔嚬號不聞愴懷音容長恨奚極曩時讀黃門望廬入室之吟輙心悸不忍竟豈意命之不辰果膺此痛哉計吾婦歸我十四年備嘗艱苦未嘗一日自安設天假之年為予主持門戶得見兒女成立豈不稍慰而竟賫志以歿嗚呼誰實為之謂之何哉記疾革時餌以蔘藥卻不受曰吾不欲以無益之軀重糜君財迄今言猶在耳人不可追餘恫其何日忘耶嗚呼悲夫婦生於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申時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未時年三十有一子一中鈗女一淑生謹撫其遺行以俟立言之君子

亡婦呂安人事略

安人姓呂氏世爲毘陵望族父太學生諱如岡母莊孺人生子一人女二人安人其亥也年二十有四歸維喬爲繼室時先府君鑄庵公先母吳太夫人俱衰病子婦唯安人侍左右承順意旨修甘旨之奉必誠必敬歲壬辰維喬以公車留日下府君遽捐館舍安人調藥餌視歛襚哀禮兼盡太夫人蹶傷足艱於臥起安人每奉楲窬與牀平乃得溲下而體羸瘠跽豎苦之一日偶就溺覺坐處柔甚捫之則安人以兩手承其旁也太夫人色動嘖嘖以告戚屬葢事甚細而安人之孝於姑可知矣丁酉維喬捧檄越中迎太夫人至寓就養安人偕邀月

而太夫人歿附身附棺安人躃踊躬親維喬見安人之事太夫人于飾終如是知其事府君亦然彌自姚也先是安人既嫁聞母病歸寧至則病革安人潛刲臂肉血流如縷而仆人掖之乃知維喬嘗指其瘢以問秘不肯言先妻汪孺人亡後遺一子中鈗甫七歲一女甫五歲俱善病維喬每歲飢驅出門家無長物安人撫字之甚周貧不能延師遣中鈗就莊氏塾兩夜暴寒脫所著絮襖韝燈改爲童子服覘憊色明亟令老僕持付乃就枕女患瘠劇幾喪明聞目翳障者舐可除安人乃自舐之女得無恙故子女之事安人如所生安人旋舉一女相友愛亦無閒安人自來歸十八年力庀家政不惜勞瘁

又念外家凋落中夜恒輾轉今中鈗幸娶婦有子女已贅壻卽安人姪亦覓屋數椽俾成室家矣維喬作令甬上糴升斗祿安人始無饔飧憂然每食一珍味追念先人輙黯然良久初中鈗聘于黔西李氏安人慮其宦家女不耐寠素甲辰臘中鈗挈婦自粤歸婦婉嫕事安人如母安人甚喜屬纊前數夕猶顧而言曰曩吾侍先姑側姑愛憐之以爲爾能善事我願他日爾得婦亦如之今果如姑言而姑已不及見念此輙心痛如棘聞者皆淚涔涔下安人頗卞急而柔和能自忍深知以順爲正之道遇有所怫鬱不出諸口待戚鄰有恩誼爲人謀必盡忠雖纖悉事處置恒計及久遠宜乎得壽者然體素

孱且慮事過周銜心力交耗卒以不起人或以未永其
年爲安人惜嗟乎人之所貴乎其生者爲欲盡其所當
無慚一世耳夫婦人之行不踰梱非有經緯大業日新
而月盛也今安人事舅姑存具菽水殁營甃祭掃前孤
俱成立弱女髮可綰亦已字人雖孺人享年僅四十有
一而一生婦職克完其隱念所躊躇顧慮惟恐不克爲
者皆次第舉行無所遺憾矣就令再延十年或二十年
不過閉門舉桉含飴弄孫爲自樂計耳然又烏知此十
年二十年中繼喬當何若耶且夫血肉之軀常人所爭
聖哲賤焉故朝聞道夕可以死天下豈無庸庸之福綺
紈金翠白首闔幃迄一旦溘逝求其一善之足述而無

有不得已塗飾銘傳掇拾內則賸語以示人人卒漫視之而無所動者吾知安人之必有以異于彼也安人性穎慧頗知書謬以維喬能詩欲北面師事維喬以才非女子所尚輒誡止殁後檢其篋中得近體如干首附錄于後維喬無文名復不敢以伉儷故詞有溢美故略敘其梗概如右

竹初文鈔卷之六

武進錢維喬樹參著　姪伯坰中錫編次

孫潤斯溱斯校字

墓表、誌銘　雜著

范鳳頡墓表

甬上范君既殁之次年其孤奉匶權厝七松園將卜吉營壟而馳書請予表其墓予昔客鄞與君交最深誼不可辭君姓范氏諱永祺字鳳頡一字莪亭先世楚之鄧城人宋建炎間員外郎公麟始遷居鄞曾祖煒康熙三年進士由通城令入爲内閣中書祖廷培郡庠生有文名早卒予爲之傳七松園者其所手闢也父從思國子

監生君生而岐嶷爲祖鍾愛稍長從邑中諸名宿游學大進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屢試不售尋以明經充貢乾隆五十一年乃得舉于鄉君于是已六十矣自以遲暮無可復效于世遂不赴公車君耽嗜文翰嘗蒐輯名人手簡前明迄

國朝凡四百餘家一一疏其爵里品槩間及軼事所錄悉忠義名賢才人畸士其稍有遺行者汰之鄉先輩如豐考功南禺以文學雄一時不得與也嘗多方購陸清獻書不可得得其手寫借券一紙屬予跋而附之尺櫝中其去取不苟如此君自言方壯時聞某某家有藏弆名蹟者雖烈日甚雨輒奔走數十里求之足重繭弗卹

故所收日富蕃君于綱羅文獻中寓緇衣巷伯之義其才既溫溫無所試而是非甄別志趣卓然覽者不可以知其人哉君篤于至性居父憂哀毀踰年杖然後起六世祖懷明公無祀田其子姓歲時不克祭君節縮服御貲爲置產若干畝姑姊失所天晚歲惸苦皆迎歸衣食之歿爲任其喪葬父執陳翁嘗貸金于比鄰蕭某蕭貧無以償而陳亦日困乏君乃代蕭償之且告助于戚串之有力者陳翁得贍餘年以所贏爲營竁穸立石誌之家故寒素饘粥僅供然時有所推解既卒有入弔慟棺而慟者自言曾受君恩而家人莫之知也其隱德多類此君既絕意仕進於舍旁拓地數弓蒔花種竹斗室中

圖史錯列顏曰鐕天遂自署鐕天居士夙能爲唐人隸尤工篆刻所著法書名畫雖無多頗足自娛有款謁者必具尊酒相讌談縱橫古今娓娓不勌生平愼取友既定交則終身不渝接人懇懇然雖千里致書必盡其誠故人樂與之交跡不出里閈而縞紵無虛日吳越間皆知有甬上范孝廉云方君之應丙午試也度久躓棘闈不樂行予作文壯之是秋果獲儁君不甚工詩自與予倡酬篇什裒然頗引爲知已謬欲師事予謝不敢當而辱愛彌摯先是君周甲予爲文壽之乙卯秋君致書自陳明年齒七十逃衰耗狀若亟有憂者予亟爲嘏詞先期寄祝冀以解之乃郵筩甫達值君已易簀矣嗚呼豈

龍蛇之厄已有前徵區區頌禱浮言非所欲聞而所以表君身後者足壽君于無窮耶昔柳州之論陸文通特著其春秋集註一書爲有功學者歐陽公作石曼卿墓表所敘多諷議慨歎之辭體例殊而表章亡友則一也今君自有足以傳者予聞望遠遜二公則又奚藉于予之文以爲重耶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娶朱氏黄氏俱前卒子四人孫十七人曾孫一人所著詩古文詞醇茂可觀有朝爽樓稿十二卷藏于家

國子監學正董君墓誌銘

吾郡有道君子董君既歿之十有一年其子培將葬君于黄塘鄉廟灣先塋乞銘于予予與君爲忘年交二十

餘載知其品槩不敢以不文辭案狀君諱達存字華星號丙齋先世自教授公博古官于毘陵因家焉十二世祖聖臣官浙江布政使曾祖質明季郡庠生值國變不食七日死祖廷授父位中皆以儒行聞母謝太孺人生二子長即君也君幼而頴異七歲就外塾矢口成文師奇之長遊同邑蔣濟航先生門先生故以古文名于世者也君盡得其學家故貧且體羸多病而刻苦自厲不問寒暑爲文肆力于蘇長公旁及聲歌駢偶之作罔不操觚立就旋補博士弟子員中乾隆庚午科舉人登壬申科進士授國子監學正君澹于仕進以太孺人齒高遂請終養歸里晨夕奉侍袵席膳飲恒自躬親太孺人

壽九十六而卒君哀慕如嬰兒焉君學問該博家傳青囊書少卽有神解後出遊復獲異人授凡形家日者星角王遁諸術無不洞達其與然頗自祕惟以相宅墓請者卒應之所至爲人審決衰王更易向背克期輒有神驗以此名日隆東南自大府以下每營廨宇必得君一臨相度爲幸所聘遺亦不貲而君受之灑然行橐及家未嘗自潤購吉壤爲先人改葬建宗祠置田百畝以供歲時祭饗族鄰有貧不克葬不克嫁娶者咸傾囊助之所居數椽僅蔽風雨冬夏衣故裘葛塵垢色黦弗厭也會郡東郊欲建普濟堂贍老疾之無依者久未經始君慨然獨捐千金倡之乃得集事樹屋四十楹儲給廩餼

至今全活者無算嗟乎素封之家出所餘以利人疇躇多寡猶有難色君乃以勤勞所積輸中人之產如鴻毛好行其德非天性然哉君藹易近人而遇所不可夷然弗屑里居爲當道所傾重然非公不至絕無請託嘗有淮陰鹺賈具重幣延君中道忽不就單車徑走二千里外爲故人卜兆域以踐宿諾飄然而返其孤介蓋如此夫趨吉避凶以前民用亦聖人之道也古之擅藝術者如郭璞顧歡徐伯珍柳世隆諸人事見傳記宋儒若邵子精先天數朱子通曉堪輿然諸賢皆不得列之方技良以人品有重輕未可表偏長而晦全行也故予所知君之軼事靈奇頗多概不書君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卒

于乾隆四十八年壽八十有一原配張孺人次配高孺人皆早歿次配令謝孺人君無子以族子培嗣娶楊氏孫一得桂女一適太學生汪文耀銘曰

庚泥得泉論始管子乘勝居輿五行至理術以道著上符陰陽凡所斡旋逢吉康强廣廈鱗鱗哀煢延覩仁被于鄉尸祝宜永佳城蔚然千載宅魄綿澤後人以報爾德

處士呂府君墓誌銘

君姓呂氏諱鳳來字伯二一字梧岡呂氏自成公爲有宋大儒其弟泰然先生以忠節競爽由河南遷居常州之宜興越七世諱成復徙郡城爲卜居武進之始祖君

爲泰然先生十九世孫曾祖賓暘邑庠生祖鏡官潁上訓導父丹書候選州同知生五子君其仲也君生而穎異六歲就外傅過目成誦十三屬文敏捷若宿搆其應童子試也適仲冬晷短盡他邑題成九藝斐然可觀學使者驚賞補博士弟子員時功令以五經取士君故淹雅兩應省試洋洋灑灑發抒義蘊然竟不得售遂絕意科目工楷法得二王顏柳意手纂諸經註疏及選錄子史各家文裒然盈案皆蠅頭書工整不苟後至耄年耳目聰明孜孜不勌昔南齊沈麟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年過八十鐙下能細書鈔寫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君之篤學同符古人矣君天性樸誠敦修內行居常惡衣糲

食寡所營求與人謙退若不勝無言色稍忤親故有貴顯者不造其門曰人各有倫何必以臭味差池强相接也家故貧無力延師課兩子學業甚勤晚歲課孫亦然每寒夜漏分猶擁衾持一編維誦孫侍側俟其倦就枕乃退壬子子景尚舉于鄉君已八十賀者塡門亦無喜色越二年乃卒葢乾隆某年月日也娶孫氏年十九來歸善事舅姑得其懽心雖井臼操作而性嚴毅閨門之內子婦儼肅能庀家政遇婚嫁賓祭諸大事咄嗟而辦裕如也先君十年卒今以嘉慶某年月日合葬于定西鄉堵家村之新阡以予忝戚誼知君較深而乞銘焉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詩書之澤惟積乃厚如水之渟流演可久君勸學行其氣完淳隱德身教及其子孫雖享大年幽潛未彰報在厥後宜熾而昌欝欝者兆哲嗣克卜以奠孔安永詒爾穀

先兄文敏公墓誌銘

嗚呼自吾兄之歿於今垂一年矣憶去年春春先大夫諱兄弟共一車馳歸至嵊縣易小舟舟中讀東坡與子由會宿逍遙堂詩各黯然不能言良久謂予曰以兩人之情如此而文定所爲兄墓銘無懇懇語吾衰矣又病消渴異日子當銘予其弗然予無以應然中心怴然若有所棘嗚呼豈意不一年而遽嗟銅狄遂成前讖也悲

夫今歲癸巳十一月朔日將爲兄定窆予聞望遠不逮文定何足以銘兄雖然憶兄言又何忍不銘兄耶公諱維城字稼軒功緒具見家傳先大夫舉三子公爲長自先王父暨先大夫兩世皆以拯荒去官論者謂有陰德公登乾隆十年進士廷試第一入直

禁近累遷至刑部左侍郎三十七年丁先大夫憂歸以毀卒上軫悼加贈尚書

諭祭塟

賜謚文敏享年五十有三娶金氏子二人中銑中鈺女一人適進士崔龍見公洞曉律意能以忠愛致其聰明嘗謂予曰夫獄所以求人之生也其有欲致之死者爲

夫不遂其生而戕之也故妄入一人則寃生者妄出一人則寃死者生者寃則良民無所勸死者寃則姦民有所倖而罹法益多自從邊以下至杖笞以爲毀其身家猶未也夫事有所比附必有所遷流苟失其意皆有可以至于死者故律不可不慎也吾之治獄也唯以不忍人死之心行之而已矣予謹識弗忘退而觀兄所論斷者如其言今夫刻深周內以人之死傷爲能職如張湯趙禹杜周其人者無論已其或好示寬假謂刑名之事非儒者所樂官書至手泄泄若不屑或僅一署名否則以爲死者已矣無晳生者姁嫗唯諾苟且定讞于其殹無少留一再日不能舉其辭反得譽焉者比比也秋

官位六卿雖五級

天子慎簡大臣而處之豈獨武健嚴酷者能殺人哉闇忽亦有之嗚呼若兄者可謂能盡心于其職者矣公之視學浙中也以先大夫體漸衰絜一室懸關神武像晨興肅衣冠拜無間願以算益老人其奏竜陵逃卒也下直以喜歸朝服至神武前復載拜予怪問之曰始吾以某某論死不自安早起禱于神曰即此數十人者當生令我今日得面對入朝

上果召見遂口奏得

旨趣馳赦之此神佑也吾是以謝壬辰正月上日夢或趣之曰起死于辰死于辰覺而惡之未幾而先大夫訃

至又未幾而身亦殉嗟乎人子受身父母劬勞罔極卽

奪其年益之亦恒情無足難然而修短者命自天雖孝

思或未必得遂而公乃竟與先大夫先後數月間相繼

以逝嗚呼豈果有神爲之耶論者謂公仁孝宜享大耋

而僅踰古人服官之期未盡所用爲之惜夫所畏乎死

者爲其沉泯澌滅無復有是人耳無有是人則雖躋上

壽越百年與殤子等不然若公者又何惜也公長子十

九歲予師事之十餘年來以學問性情相篤摯公之病

革也不能言手語索筆左握予臂右遲回顫顫而書曰

上下皆喬少止復書曰理吾書畫凡八字猶可識旣彌

留則瞪視予予泣而撫之曰兄而有所不忘者弟爲之

如是三乃暝嗚呼公所傳文藝其小者而何戀戀耶抑豈以弟之遐慨頹棄猶有足以自振者耶還念前此十餘年中智力壯強上有賢父兄督責教誨之益進退有與共于人事寡所憂戚然猶未克成立若此今則煢煢一身漸弱多病門祚衰落師友孰爲披助如予者雖復勇于爲人將何如矣公少好讀王文成集謂其平廣右諸蠻用兵如諸葛武侯及靖古州苗師其遺意卒以大效晩號茶山茶山者本無山公自以名位過實故取焉今所瘞懷南鄉白蕩之新阡盖與茶山特近云銘曰

卑而高茶山之巔闇而章君子之宅旣安且固唯爾德于秋屹然視斯石

遂昌縣觀風告示

爲諭期觀風以振文教事照得人才爲郡邑之光榮科第乃士人之進徑是以養必繼教司牧亦有微權而行弗遺文諸生貴知自勵查遂邑爲栝蒼望縣山水淸峻代毓英賢乃載考誌乘自前明萬歷間起至

本朝百三十餘年以來未有科甲一人非盡地氣之不鍾靈良由士心之不勤學夫有志竟成皆可以上希賢聖豈先難後獲獨無由降取功名本縣下車伊始拔茹方殷知十室必有忠信巖穴不乏奇才拟三物漸可賓興桑梓庶幾增色合行示諭爲此仰闔邑生童知悉本縣擇于本月某日觀風凡志切觀光者可屆期赴縣城

聽考當詳加品隲以寓激揚俗吏綰半通綬敢云操月旦之評少年讀數行書尚可廣丹鉛之助雖不克夕考朝稽與多士常𢗊三益或幸藉一知半解效鄙夫勉竭兩端其各踴躍毋怠

鄞邑觀風告示

為示掦觀風事照得士于四民居首軒輶之采宜先半以百里為家文字之交可締擷春華而兼秋實司牧頁有徵權抱隋璧而獻和珠邦人豈無雅志鄞邑為浙東望縣甬上名區丹山赤水夙鍾靈秀于名賢霞嶠月波每毓文明于羣彥洵詞宗之所萃令藝苑以增輝本縣下車既久訪俗維殷心企高蹤非公事未嘗至室學期

多助若大路求有餘師揚風扢雅原稍殊俗吏所爲摘句尋章猶足與經生從事方今際

盛世作人之化正英流奮跡之期聚而上爲升必藉階梯于芹泮謀于野則獲盍先投贈于琴堂合行示諭爲此仰闔邑生童人等知悉本縣擇于十月某日觀風凡志切觀光者先期各赴禮房報名聽考懷才畢試務盡一日之長有美悉彰早卜三秋之薦本縣當謹就芻蕘詳加斧藻顧慚胸次之荒蕪或叩兩端而可竭暫效肇端之商榷非因一字以爲師操汝南月旦之評則吾豈敢收冀北驪黃之選與子偕臧諸生其各踴躍毋怠

江陰募修火神廟疏　代邑人作

蓋聞相見乎離易著重明于六子行火之令禮垂司爟于四時是以作正昉自伊耆首推閼伯亦且配食徵諸列宿咮紀鶉星其用與土穀而並隆厥祀擬禜雩而特重吾邑火神廟者靈撝江城名登志乘繫南宮之秉德近東郭以建壇孰熒萬家風藉奠安于正直眡煇十法恒驅災眚于幽冥顧積久以就頹求因時而致葺榱桷几筵剝落失丹霞之色風雨鳥鼠雕零成白堊之嗟望之儼然過者則徒欽如在昭其敬也入焉而曷以依寧苟非藉手同人安得重瞻大壯通晝夜之道而知當仰神威于弭患有功德于民則祀宜資衆力以圖新維兹是斷是遷庶憑依之得所衆其肯堂肯構將赫奕以奚

難用持嚼矢于片言苛待鳩工于諏日從此安作無煩水備永消心味之氛行見修禁不必野菽普作梓桑之福有其舉之莫敢廢將拭目以觀成胡不飲焉凡今人幸同心而謀始

送天竺大士還山疏

葢聞天降時雨鴻鈞垂滲漉之仁佛度衆生象教具贊襄之妙自昔轉陰陽于一氣常雩不廢禱祈即今調水旱于十方淨域特昭感格恭惟大士旃檀作像甘露爲心普門有品三界咸仰靈威宏願無邊兩浙久邀福庇茲值蕤賓之月偶乖屛翳之行溽暑方炎搖月離而漸爽恒暘未散盼枝灌以何由待澤既二旬有餘占歲實

三農滋懼是用虔申齋沐澈禮莊嚴移青蓮之座于城中雖循舊例叩綠章之文于闕下大有漸恍爰以鷲音涖降之初辰輕雷即布更當龍步遙停之七日甘霈交加四野滂沱隨意葉心香而並舞千村汜濩帶玉毫金粟以俱飛凡此既霑既足田疇獲多稼之秋莫非大慈大悲宜瀕展祐民之德某等歸依素切感忭尤深伏望法雲所覆甘化五風十雨之祥從今慧日常懸永消水穰金飢之患頌恩膏于百穀共飲醍醐竭頂禮于六時彌增般若爰申短啓上答靈庥

鄞邑募建長春塘義塚文

嘗考周官蜡氏掌除骴有道死者令埋而置楬又月令

孟春之月掩骼薶胔蜡氏職大賓祭除州里不蠲而方春和時生氣萌達患有所干陽之敗槽委積穢腐蒸發其爲不蠲也大矣其有害于春氣也甚矣先王之政以時斂瘞非特澤及枯骨蓋亦所以爲生人也四明郡城地廣而居稠乃棺木之厝于田畦屋角者纍纍以千數予惻然傷怒然思年來立以期限責所親遷埋漸已廓然惟是貧無力之家旣不能自謀兆域卒難聽其死無所歸徒督禁之無益也邑舊有義山數所積久漸無隙地于是好善者請復長春塘義塚塼在城南三里予親臨相度之爰爲甃其故址建小庵顏曰廣仁其所以經畫而亟永久者首在貲費予雖捐薄俸爲之倡而不

能不望于衆力焉嗟乎人莫不愛生而惡死即莫不見人之死而憫之也憫之而忍其暴露非人情苟不忍其暴露而有可以掩藏之而靳于財亦非人情若夫上爲烏鳶下爲螻蟻此達士蕭蒯非仁人君子之所可爲訓此邦之人尚古處是敦予將拭目而觀其成矣

爲鄞邑生員任光甲牒城隍文

爲仰懇神威除患安民事玆據生員任光甲呈稱家有妖祟擾累逾年始而攝物有類于鼠竊狗偷繼且見形益肆其鴟張狐惑人獸莫能名狀家室爲之不寧等語竊聞聰明正直之謂神捍災禦患故有祀凡長吏之所不能治者賴神有以治之某奉檄來宰此邦風土乍諳

政刑未布雖兩月以來尚未有獲譴鬼神之事但三尺而外別無可糾繩邪魅之方仰惟尊神保障一方奠安萬姓魑魅魍魎難逃于秦鑑戈盾可助夫周官拯民水火視下吏爲有權斬物鯨鯢及游魂而無礙伏祈即加電察迅賜霆驅俾石言蛇鬬不驚下士之廬任負豕張弧可靖羣生之氣庶幾正克勝邪妖孽不興于盛世抑且求斯立應威靈益振于編氓倘或妖由人召釁結生前亦惟仗慈恩開解釋之門予腐儒以禳修之路毋令久瀝爲厲滋擾閭閻夫陰陽本皆一理神聽必無不聰即爲民請命如某之涼德不足以格幽冥然無辜籲天在甲之切災必有以干赫怒爲此虔誠齋沐恭

牒案下施行某不勝激切悚惶玷候昭示之至

爲任光甲再牒城隍文

爲續請除邪事生員任光甲以家被妖祟具呈某曾恭備牒文仰籲神鑒茲于本月某日復據任光甲呈稱前荷威靈驅逐鬼物潛逃家室獲寧方深銜感乃近日復加作祟擾累難堪等情夫幽有神祇猶之明有官刑凡害民之物既加除剪于前必斷根株于後戢暴安良祛邪輔正陰陽一律理所宜然某雖涼德而斯民皆朝廷赤子神所保障者也是當量罪懲以斬逐屛魑魅于深幽令大廷之法不窮而慼坻之憂永靖且似此幺麼必無抗拒神威之力豈可稍加寬網仍使潛形化日

之中一怒而民安除惡其務盡不獨羣黎蒙庇抑且下吏銘恩爲此虔誠具牒再呈案下伏祈速賜明應施行

爲鄞邑民梁承豪牒城隍文

爲據情轉申請除淫鬼事邑民梁承豪呈稱娶妻周氏年方少艾忽于去夏恍見兩人來去不常晝夕蠱惑引赴他所穢褻備加以致言詞譫妄臥病日甚等語竊惟刑以革奸神人之權相濟淫爲首惡陰陽之律皆同在無端而作禍祟僅駭見聞若率類以擾房幃并傷名節是尤幽明之所共憤雷霆之所必誅者也竊鄞江積習禮教頗衰但雀角庭前間有尨帨茀鬻之跡而狐綏梁畔孰無牆茨不掃之羞況踰垣折杞强暴猶易顯防而

瞰室嘯梁鬼蜮難勝暗侮旣亂其牀笫之情人倫有玷或奪其精氣之用民命攸關何物妖邪橫行若此仰惟尊神以聰明正直爲德有除姦糾慝之威前此誠求立應旣蒙驅魑魅于無形今茲赫怒徂征尤望殄滔凶于俄頃庶小民帷薄克全一家可以復活而下吏誅鋤有藉三尺不至或窮爲此齋沐備文恭牒案下施行其不勝感激待命之至

爲慈邑民馮學泗牒郡城隍文

疏爲據情虔達請除妖祟事茲據鄉民馮學泗呈稱有子瑞瑛年十九歲自去年五月忽遭妖祟來輙昏迷去則稍甦有音無形攪病日瘠等情到案伏惟尊神播一

郡之咸靈庇六邑之黎庶正直聰明靡所不燭彰善癉
惡莫敢或欺似此雜佩何知竟蠱惑于異類誠恐弧張
滋甚益戕害夫生民倘奪其精氣于壯年造物或多夭
枉即僅肆糾纏于昏暮舉家已久驚惶幸皎日偶有未
臨遂陰竊得憑爲厲是宜神明之赫怒實于天律所亟
誅念在宥均爲赤子敢辭越俎之代謀況無告即是窮
民願效封章之轉叩伏望尊神立加查察迅賜殄除震
雷霆于百里疾威豈隔郊圻拯水火于一夫請命常通
靈爽幽明咸仰遐邇銜恩其齋沐繕文竭求顯應不勝
激切祈禱之至

爲鄞邑生員畢源牒城隍文

牒爲代籲除邪事據生員畢源呈稱繼妻王氏年甫一十九歲自去歲初冬被妖纏擾夜則昏迷每月輒四五至啖以食物耗其精神常有動靜影現染病日深等語査該生身列膠庠而家室竟淪非類致伊婦情殷伉儷而少艾幾不全生何物妖邪敢肆儌于化日光天之下惟神正直必大彰其霆驅雷擊之威竊念某以一介書生謬膺守土德所未能化刑所未能繩雖愚氓尚多强暴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于異物何力剪除所幸三載以來仰邀佑助曰雨曰暘何處祈而輒應爲鬼爲蜮藉赫怒以頻誅覩此靑衿切近之災敢申白簡糾彈之義在神用幽贊明拯護未爲專責在某爲民請命于瀆

祇此微誠願三日以爲期冀一麾之立盡么麼歛跡士庶銜恩某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諭任光甲家妖祟

邑宰錢示據任生員節次呈稱家有祟累等情特行諭禁夫幽明道既懸殊邪正勢不兩立王法所不能及天綱必難倖逃汝其仙耶仙尚淸修豈肯駭惑凡愚汝其鬼耶鬼潛陰昧豈能白晝爲厲觀汝所爲直是妖耳某不德不足以勝妖然某之來守此土奉

天子命汝不畏邑宰獨不畏方今

神聖文武天子之命乎某職在牧民民爲賊所擾當治之民爲妖所擾能聽之乎某即法不能相繩力不能相

逐汝亦必不能使百里之宰降而退讓于汝也況一邑之內呵護生靈神明森列禦災捍患禋祀聯絡寧有無辜呼籲不加震怒容汝久肆鴟張于

聖世化日光天之下耶諭後急宜斂跡遠避山林巖穴谷虛幽渺之區于人無害潛形養性可歸正果倘兇孽夙成釁由自召當思相尋無已徒結罪根一念解釋便臻善錄怙終滋擾定干天誅稟之特諭

告亡婦文

嗚呼汝其歿矣汝其不可得而見矣汝病劇時吾居外寢每黎明聞汝欬聲咯咯輒為慼然嗚呼曾幾何時求此甓然不欲聞之聲而且不可再也悲夫汝來歸閱十

有八載追思直如俄頃今汝奄逝裁二十日耳欻忽惝恍已同隔世何生之日如此促而死之日如此長也吾年三十而悼亡四十九又悼亡死者即有所痛苦一而已吾乃兩之何天之毒予也且自弱冠迄今疊遭父母兄嫂姊姪之喪骨肉凋謝每歷一境幽傷慘怛菀結心肝神志之消耗不知幾何戚好猶相勸勉胡不及時行樂嗟乎嗟乎人非草木復非金石罹此百憂尚何生趣耶雖然吾為汝思汝之死可以無憾也汝能為我持家汝能事舅姑存沒盡禮汝能鞠吾兒女成立汝之職盡矣吾儼然七尺丈夫不能申一日人子之養歲時不能躬掃墓田先人著作未能表章有子未能教以讀書勵

學亡兄遺稺孫二人未能撫使有造逐逐俗吏中澒涊
姘娶懈疢叢集倘先朝露豪髮無補于世夫汝之死則
何所憾也汝之存吾尚有所苛責于汝而汝嘗自言幸
得儷才士貧所弗怨夫物之美也方其有之不自覺一
旦失去斯珍惜焉然汝能知我于未死而我未盡知汝
於方存是吾有媿于汝也死者果有知耶老姑以汝孝
事必憐汝先妻以汝撫其遺息必感汝愛汝方將攜持
扶掖互相慰勞泉下猶人間耳當不孤子視吾之塊然
一室飲食寒煖無與問疾病憂愁無可訴以此身委諸
膈膜不相親之僮僕較勝十倍若死而無知則是澌然
而滅飄然而散杳杳渺渺還於太虛不復有人生離合

悲喜之境矣而賸此存者拊繐帳之空懸覩遺挂其在
壁塗爐入室簟冷燈昏用是驚惕如夢如魅其情當何
若耶今以月之六日遣兒子扶汝靈匶旋里權厝東鄉
昔人云骨肉歸復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嗚呼汝行矣
吾薄宦十年未謀一椽之屋幸未出山時營二畝地先
妻已就葬松楸翦伐雖未成陰然而平岡茂草清泉縈
帶土安脈厚風雨弗侵吾與汝千百年之居在是焉冣
有日者筭予命躔磨蝎畢生不得快意且壽命止五十
有九今下焦患癃疝右目部翳漸逼瞳子怔忡健忘衰
憊迭見其尚能久耶即幸而其言驗前者壯盛之十八
年且如俄頃何況後此十年嗚呼汝行矣其相率晏眠

無怖左右夾介竢我朓然相從同穴悠悠永無再別否或魂魄猶戀戀于吾則汝之一子兩女新婦幼孫皆汝所愛冥冥中其善視之一官傲睨吾不久滯異鄉汝姑少安早晚仍當與汝同歸亦惟汝所願此告

亡兒中鈗哀辭

嗚呼兒乃竟不及中壽耶兒總角失母予提攜教誨之初而遠館繼而宦游兒皆隨侍弱冠令就婚粤東始相離一載此後二十餘年未有三月違膝下者而今竟舍我長逝耶兒昔在甬江頗能佐我案牘遇事判析了了歸田後綜理家政井然有條其才未嘗不可用世近歲有勸其援例入仕版者以我衰老不忍出豈知淹沒一

生卒亦不能長侍我耶先大夫宰黃巖曾爲民償積欠若干挈其籍歸櫜子曝書於故篋中得之以問乃知先大夫以巖壽命兒小名也意天有以祐之何福薄不克仰承耶計兒生平尚無罪孽豈非先澤足以垂裕而予之不德有以中闕之致損兒算耶予不善治生兒獨肩家事此十餘年中食指繁多出逾所入更或官事追呼或外侮凌毀所耗不貲兒復慷慨性成不存逆億坐是爲人負累者不可僂指數外博有餘之名內竭支絀之力張皇補苴焦心挈肘兒之神明消耗衆暑襲虛一病不起實由于此設予歸徒四壁父子以蔬水粗安何至勞勞促其生若此耶兒厚于待人薄于自養其幽憂煩

鬱不欲令老人知然嘗舉昔人富不如貧之言喟然太息今已恒化順逆兩忘而子之支離轇轕息壤無期所謂生不如死則何時得灑然一驗之耶兒篤念本支先塋有為鄰田侵墓道者丈而釐之復其舊榻石以表界族譜久未修為按支稽訪予得輯葉兒慫恿付刊散諸族衆先文敏兒有幼孫二孫女一兒攜與共宅居為經理其遺產摒擋飭縮辦婚嫁饔生送死周而逾已事其於家庭骨肉閒節文雖疏至性肫摯不為媕婀緣飾素能緩急人族黨中有所求解推必竭其力雖至再三未嘗卻或託以貲財一諾千金不欺毫忽是以內外無閒言兒之宅心若是何竟不永年耶聞屬纊後知交相與

覩其殯者皆行哭失聲豈兒果無失德足以感人有餘情耶兒每云窮達有命此生但期菽水盡懽至兒輩他日得免凍餒與否無庸繫念言猶在耳今室家之計方艱向平之累接踵而欲求吾父子一日相聚之樂豈可復得耶予年六十四郎手書遺訓緘付兒婦俟異日與兒閱豈知予所未竟之懷不能一與兒言兒所未竟之懷亦彌留宛轉不能一與予言耶兒甫過四十而奄忽若此予今六十有七矣目障齒頹飲饌日減夙病交迫生理苶然在世又知復幾時耶兒能代我勞爲支撐家事垂廿年予則安能復有筋力爲補所未逮終慚兒于九原耶兒好結納而甚擇交有氣誼投合者若而人能

爲盡心經營身後予嬾拙杜門謝客久塊然獨存繞膝僅一弱女諸孫皆闇稚無曉事者猝委朝露又誰爲主張料理不致失禮貽賓戚譏耶先大夫殁于家予在都不及視含殮毋吳太夫人殁于武林逆旅予侍疾無狀抱憾終身此外遭骨肉變故者數數然皆在强健時力能制哀今當頹齡即安常處順猶恐旦夕不自保况能堪此慘毒耶兒自鄉歸即感疾久日予視之牀前忽執予手大慟謂兒我輒心痛不解何故豈父子之緣將盡兒有所兆耶其言其事追思之頗似見道且爲老人預籌而斵安之者豈兒之明有早見耶延陵有云魂氣則無不之以兒之慧且孝當不至如飄風靈明倘依我左

右而有以相之耶予年來稍悟釋氏空相此身且爲四大假合非我實有何況眷屬幻緣摶沙易散縱得百年亦屬轉瞬係戀奚益雖然西河大賢猶至喪明縱予達觀亦豈能太上無情如東門吳耶嗚呼修短有數何所怨尤老淚已枯茫茫百感今寫此紙兒其知之否耶

自述文

居士系出彭籛氏父鑄菴公母吳太夫人有三子居士其季也年七齡侍鑄菴公夕膳公舉盃偶吟曰老年唯愛酒居士應聲以少日但攻書對公色喜甫操觚公以其所作管仲論夫椒山賦示老友晚菘莊先生先生頗異之期其有成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登賢書

六赴禮闈不第遂以例入貲爲縣令筋發越中屢攝丞
倅及邑事補遂昌旋調鄞在任七年以疾歸此居士出
處之大畧也居士以父兄爲師猥竊鄉曲之譽初應省
試中丞陳文恭賞其遺卷馳檄奬之後計偕入都以詩
文爲先達裘文達于文襄所知忘分下交及爲令時阿
文成公負海內重望嘗奉使三至武林門牆森峻獨屢
召居士燕見譚笑侍食優禮逾常吏最後居士以名預
劾牘入
覲文成擬奏留內用先語之居士退而商諸友劉給諫
給諫以爲是當周旋兩相之間邪正岐趨非不見容即
喪所守也乃飾詞以謝然而文成諗垂國士之目謁別

時相誡曰汝非州郡才毋久戀此職居士服膺之遂得閒引退鼎鉉之言匪援爲榮而生平知己之感所不敢忘耳居士于父喪淚迹日下不獲親含殮後迎母官舍帀月而見背于所生微特不能先意承志亦未盡一日孝養非幾諫而含咈心沐鍾愛而忘永慕尤罪之至大終身莫可贖者方血氣未定時雖無顯然敗德事但可欲亂心罔知戒遏以蔑意律繩之爲愆多矣其仕也所至頗以循謹稱然非有特立操能一意爲治聽訟不敢枉縱第過存哀矜或失寬猛相濟之宜遇僱科瀚賊嘗蹙頞以多鞭扑也凡所措施酎于條教未嘗爲邑興革有毫髮善政足以利民又詔辯外不能無入政非其有

充類何堪倖免苛罰之名深乖廉惠之實事違其心清夜轉側是以齒屆服政上游方注意擢用之而決然乞休焉歸田後每念先世道素相承祖父咸以救災去官有隱德澤延于後及已而荒墜厥緒外無所裨于世內不克淑其身佚居靦蔭仰愧俯怍終與草木同腐負此七尺乃或誚其早遂林泉宜及時行樂未亮居士衷也居士性儉嗇服御取樸陋嗜好甚寡僅一子而晚有七孫嘗以舉家溫飽懷滿盈之戒然器宇褊小復病柔牽故見義不能勇為好善而行之每歉其量胸中最嫉惡慎所交黑白了了而遝懊未嘗侃然折人過下逮臧獲皆含容少所訶責人亦易之居士自惆植躬處世無寸

長片善可錄欲心之事人即不知天地鬼神其可欺乎
差自信者惟一生不厭聞過謂譽我者或損友毀我者
悉忠告年來尤痛加鍼砭追觸昔愆若背負芒刺復恨
種種愛憎私意知而輒發時凜金柅羸豕之占卒無風
雷遷改之益日月逝矣遠復彌艱將以悔吝畢此生奈
何奈何居士少尚元覽後以衰病求養生家言循流泝
源稍稍竊性命之旨知形骸爲妄反而讀易苦其精深
無可悟入但日聖人言作易者其有憂患我雖學易且
先在知懼二字庶免流入于無忌憚之小人也間取諸
先儒語錄尋玩之旁及內典嘗持齋戒殺爲文以勸世
或規之荅曰戒殺者冀導人慈心持齋者吾藜藿之腸

笠蔬食耳居士論詩愛唐音以李杜爲宗所作時或闌入宋人皆粗涉門逕文于經史實學無所根柢且蕪雜欠體裁不甚修飾箸述非攄臆而已偶寫山水亦欣然自得以不耐乞求嬾而罷輟大率其人知解頗有餘而學力未能副之故所得皆皮毛無足傳者今年六十有四爲卦氣已盡之期即委朝露非短折矣繼此苟延歲月悉屬餘生恐一旦溘猶後人或謬爲狀述及丐誌銘于闇人浮飾美行增羞泉壤故自序其實如此嘉慶七年歲在壬戌除夕竹初居士記